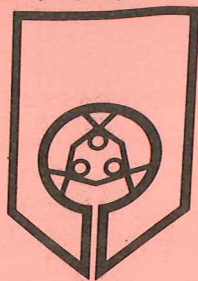


人和叢書



# 奔流集

高秀著

洪天賜教授捐贈

# 奔流集

高秀著



人和文藝叢書之八

人和文化出版社

# 人和文藝叢書出版緣起

編委會

自從我國獨立以來，作為多元民族中兩大支柱——巫族與華族——之一的華族文藝，就一直江河日下。究其原因，是社會體制的變動，新舊思潮的衝突，舊的毫無生機而當權把勢，不為時代青年所接受；新的則在野而不能合理成長，因而滿目蒼涼！

尤其上層階級，多數不重視文藝，出版、發行機構都「在商言商」，賺錢第一。

直到近年，許多有地位、有名譽的人物，開始發覺，缺乏文質彬彬的風雅，終歸於粗鄙！乃率相發言，表示愛護文藝。然而，空言無濟於事；嘩衆取寵，也難得逞！不過，總算沒有落空，後起的少壯人士中，有「人和文化出版社」，願意替民族文藝工作者出版叢書，以實際行動表現推動文藝發展的工作。這個工作，是否仍然受到口喊愛護民族文化，實際踐踏民族文化的對抗呢？唯有待諸事實作證了！

這部叢書，選稿原則如下：

一、以多元民族公平合理與團結的思想內容，受到鼓勵；反對種族主義的狹隘思想的作品。

二、要進步、健康的作品；反對灰、黃色作品。

三、文字通俗流暢將受重視；反對不知所云的文字。

但是，編委會與出版社是兩個不同的機構，並無從屬關係，出版的書籍內容，能否符合君子協定？只有讓讀者們嚴正的監督與批評，建議和愛護。若出版者，或編委會有出現缺點與偏差時，得以及時糾正。是我們懇切的期望！

（一九七五年十月廿五日）

# 目 錄

## 第一輯

|   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|----|
| 1. 黃昏·····       | 1  |
| 2. 記一個老人·····    | 3  |
| 3. 給六十年代的輓歌····· | 5  |
| 4. 舞會·····       | 7  |
| 5. 赴宴·····       | 9  |
| 6. 身份·····       | 11 |
| 7. 採椰·····       | 13 |
| 8. 搬家·····       | 15 |
| 9. 時間·····       | 17 |
| 10. 爭·····       | 19 |
| 11. 吶喊·····      | 21 |
| 12. 誕辰·····      | 23 |
| 13. 籐鞭·····      | 25 |
| 14. 債·····       | 27 |
| 15. 魔棒·····      | 29 |
| 16. 舊信·····      | 31 |
| 17. 致白蟻·····     | 33 |
| 18. 沙河岸上·····    | 35 |
| 19. 哨兵·····      | 37 |
| 20. 破船之歌·····    | 39 |

|     |  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|
| 21. | 車禍·····       | 41 |
| 22. | 避雨·····       | 43 |
| 23. | 祈禱·····       | 45 |
| 24. | 門·····        | 47 |
| 25. | 三種人·····      | 49 |
| 26. | 英雄·····       | 51 |
| 27. | 偶得·····       | 53 |
| 28. | 『狗咬人』另一章····· | 55 |

## 第二輯

|     |           |    |
|-----|-----------|----|
| 1.  | 期待·····   | 57 |
| 2.  | 落葉·····   | 58 |
| 3.  | 孤星·····   | 59 |
| 4.  | 明天·····   | 60 |
| 5.  | 故事·····   | 61 |
| 6.  | 我的歌·····  | 63 |
| 7.  | 盲者·····   | 65 |
| 8.  | 醉漢·····   | 66 |
| 9.  | 給撒謊者····· | 67 |
| 10. | 無辜者·····  | 68 |
| 11. | 遠征·····   | 69 |
| 12. | 夜歸·····   | 70 |
| 13. | 垃圾·····   | 72 |

|     |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|------------|----|
| 14. | 歌者和聽衆..... | 74 |
| 15. | 寄.....     | 76 |
| 16. | 奔.....     | 78 |
| 17. | 昨夜.....    | 80 |
| 18. | 囑.....     | 82 |
| 19. | 日光.....    | 84 |
| 20. | 窗.....     | 86 |

### 第三輯

|    |           |     |
|----|-----------|-----|
| 1. | 夜書之一..... | 88  |
| 2. | 夜書之二..... | 91  |
| 3. | 夜書之三..... | 94  |
| 4. | 夜書之四..... | 97  |
| 5. | 夜書之五..... | 100 |
| 6. | 夜書之六..... | 103 |
| 7. | 後記.....   | 106 |

# 黃昏

黃昏時我走出屋子，閒步在門前的草地上。

天邊的那一抹絢麗的晚霞是夢幻裏的仙女的衣裳，吸引住了我的心神。但是，遠景却是蒼茫的，蒼茫中帶着一份寂寞，使我的胸膛不期然地湧上了一股憂鬱——像柴可夫斯基的「悲愴交響曲」，帶有幾分淒涼的意味。

我低下頭，不再想什麼。

可是，不一會，我却重又跌落在憂鬱的網裏——原來從屋內傳來幾聲鐘鳴，像一枝鎚擊着我脆弱的心扉。我突然覺得天色更暗沉了，因為那一陣噹噹的聲響正是時間消逝的訊號。

唉，一天又快過去啦——我對自己說。

這當子，我彷彿有老年人的心境，雖則我還不大瞭解老年人的心境是怎樣的。大概是很眷戀往日的事蹟吧？我正是這麼想：金黃色的童年，富有青春氣息的歡樂時光……如今都離開我了，而且是永遠的離開我。

也許我不該有這一種自我悲憫的情懷。但是，我不能欺騙自己——我實在像一棵生長在道旁的并不年老的枯樹，在斜陽中顯得孤立而蕭條。特別是最近幾年來，我有着太多的埋藏在心底的顧慮——這沒有形的魔鬼啃噬着我軀體，同時奪去了我的歡笑；因此，我沉默着，老是沉默着，一如歷盡滄桑的老者。

我可不曾以為全世界只有我一個人是這個樣子；不會呢，因為我知道有許多人打從孩提開始就一直噙着眼淚。我也不會祈求上蒼賜給我永不間斷的幸福泉源；也不會呢

，因為我知道那夢想的實現的可能性只有零點零零一百仙

.....

我此刻是在邊走邊想。剛才我踏着草地，現在已經置身在大路上了。路旁有幾棵生意盎然的嫩樹；雖然暮色很沉，仍可以看得出它們的葉子是青得那麼可愛——我的以往可不就是這個樣子嗎？真羨慕它們。

再行一段路，以重重的脚步。

突然，我發現一個老人在道旁砍一棵禿樹。我走前去時，那禿樹已折倒了。

「老伯，這禿樹也有用處嗎？」

「可以當柴燒。」

「現在是黃昏了，你還在砍——」

「我不能等到明天。」

我還能說些什麼？只有慚愧。咳，一棵禿樹還有它最後的用途，而那老人，那比我年長一倍餘的老人，還珍惜白天的最後一刻。

你說吧，我，我怎可以不好好的為剩下來的年歲添上一點光彩呢？

（六九年十月中旬）

# 記一個老人

提起那個投繯自盡的老人，我就感到悶悒。

沒有想到他會用繩子結束自己的生命；沒有想到，因為他從來不在別人的面前提到「老」、提到「死」。平日和他在一起，只見他皮肉乾癟，骨骼浮現；可是，不論風雨多大，他可以不穿衣服——這種身體倒是不常見的。

說到年紀，只不過是六十三歲，不算很大；住在「公司屋」裏，不清楚有多少載了，始終是寡佬一個。屋裏的佈置雖然簡單，但除了後門，其他的門窗他是不常開的；說穿了，也不是什麼的秘密，他只是偷吸鴉片而已。

他的日常工作是洗廁所。園坵裏的廁所都是坑式的，而且公用；小孩子們貪方便，就在溝邊下糞，弄得臭氣薰天，因此每天都得沖洗。他做慣了這種工作，若無其事；有時一隻小雞跌入糞坑，他也敢伸進手去，把小雞捉出來。住在那兒的人雖然都不是僱主，但對他的工作態度是深表讚揚的。

每天的工資是三元一角；個人吃用，應該有剩餘。在他鄰近的一些孤老工人，個個都有私蓄——這就是所謂「老本」，免得到壽終正寢時，連棺木也要旁人施捨。可是，他常常拍着空褲袋說——

「我現在沒有半占。」

「那裏去了呢？」

「我的錢——」他苦笑：「自己用火把它燒了。」

他不是說笑；聽的人都知道「用火燒」是指「吸鴉片」。他的這種坦白，其實含着極痛苦的意味——誰叫自己

在年輕的時候和毒品結下不解之緣？一旦上了年紀，要想戒癮，簡直是「痴人說夢」。只因這麼一想，他就「做一天，過一天」了，反正洗廁所的工作是經常都有的。

可是，不如意事十常八九。幾個月前，資方突然宣佈：所有超過五十五歲的工人將逐漸被解僱；有子女的，可以依靠子女；無子女的，可以申請進入安老院——這個消息，對他來說，猶如青天霹靂；因為，鴉片是要自己買來的，沒有錢，那只有忍受毒癮的折磨。

他就那麼一憂愁，竟然臥病牀榻，行動不靈。後來，十字車把他載到園坵的治療所去。醫生自然不便配給鴉片，因此，他只有縮着身體，又呻吟，又喊叫……

我探訪過他，送他四包香煙——他以為是鴉片，激動地拉着我的手不放。當時，我還這樣想：真希望他在醫生的悉心調養下，能夠把毒癮戒除。

沒想到他竟投入死神的懷抱。

他本不該那麼早死的，是不？一個原本還有氣力工作的老人……

（六九・十一・十四）

# 給六十年代的輓歌

正當全世界的人民準備着迎接七十年代的時候，我要預先爲你——六十年代——作一篇輓歌。

時間已不多了，但不必去計算還剩下多少日子——反正你要逝去的，是不？雖然我們都有點茫然，但并不感到哀傷；只因你永別後，整個地球才開始懷着另一個新的希望。

像其他的年代一樣，你給人類留許多事蹟——我們的後代子孫也會從史家的紀錄中知道那些史蹟。因此，你是被咒詛抑或被褒揚，全看史家的評述。

我絕不是史家。那麼，爲何又在這兒文縷縷地爲你預先送終呢？啊，六十年代——你既有科學上的偉大的成就，却又讓軀體沾滿血腥，叫人感慨萬千；而我，只不過是想抒發一己的心思吧了。

不能忘記的是阿姆斯特朗的左脚——他是第一個踏在月球上的人，粉碎的幾許美麗的神話；對你來說，這恐怕是最感到光榮的了。嘿嘿，「個人的一小步，人類的一大步」，這話很美，可惜那「一大步」却和「人類的精神」沒有關係。

那終於製作成功的「人造胰島素」，震驚了四方；伯納特醫生替病人換心臟，也一樣轟動遠近；還有其他的……就在史冊上找吧。那些顯赫的成就，都將是人類文化的瑰寶；而你，六十年代，自然也呈現着光彩。

但是，使人籲嘆的事却多着呢。

像那東南亞的一角，多少無辜的難民在槍炮聲中過日

；家園慘變，妻兒流離，却也苟且殘延，希望未來的年代。

像那暴力的囂張，殘害了多少有才華的人士——他們的言行在那高度文明的國度裏掀起浪潮，結果都遭仇者剷除。嘿嘿，就是那個年壯有爲的一國之尊，也不免飲恨車座上一一六十年代，好一個由鎗手橫行的年代。

像那人種的歧視，膚色的差異，造成幾許驚心動魄的局面——黑皮就不是人嗎？六十年代，你也還不能給予正確的答案。

像那裸體的「嬉皮士」，進行反傳統、反教條的遊戲；標新立異，趨向新潮。還記得那個「狂人」之一的列農嗎？他和他的日籍夫人要在牀上宣揚和平呢——六十年代，你真風趣。

像那……

像那……

我們有太多的回憶啦——夠了，夠了，六十年代，你還是去吧。在時光的墓地上，你不妨爲自己立下一個大大的碑，上面寫着——科學進步的年代，「人類精神」退步的年代；同時，富有怪誕的思潮，駭俗的行徑。

（六九・十二・一日）

# 舞會

我僅參加過一次舞會，時間是去年的聖誕節。

還是朋友邀我去的。老實說，我雖然也受過一點英文教育，知道「派對」這種玩意在年青人的圈子裏很盛行，但一想到聽來的閒言流語，心裏頭就對它不懷好感了；那一次，我那朋友是舞會的主持人，免費送給我一張進場券，囑我到時一定要「光臨」——他說：不跳舞也吧，聽聽音樂，喝喝茶，也一樣可以打發時間。

我當時就想到：有一些舞會是很輕鬆愉快的；適逢聖誕節，到處已有一股喜慶的氣氛——這股氣氛，也許在舞會裏更顯得濃些。我不是基督教徒，但對聖誕歌曲，聖誕樹……却是很嚮往的；我只覺得有一種嚴肅而又柔和的美感在佔據着心靈，沒法子擺脫它，也不想擺脫它。

於是我決定參加舞會。

會場果然佈置得很有詩意：四周有彩色的小燈泡，閃爍着；頂上有綵帶和汽球，搖曳着；前面有音樂台，台上置放着兩棵聖誕樹；右面牆上掛着一幅聖誕老人的大畫像，栩栩如生；桌椅也擺得很整齊；中央的空位是供跳舞用的。

人數越來越多了；特別是女孩子，打扮得花枝招展。大部份都是雙雙對對的；那些沒有帶「舞伴」的男孩子，不約而同地坐在同一個角落——所謂「物以類聚」，人也一樣。

真沒想到主持人還要上台說幾句話；沒有提到聖誕節什麼的，只鼓勵參加的人不要害臊——也就是盡情地跳舞

。接着，樂隊開始演奏「序曲」，一時音韻悠揚，令人注目。隨後，一連串以「靈魂」、「阿哥哥」和「O B 恰恰」等節奏配合的歌曲充斥空間，偶而參插「慢板華爾滋」、「慢板狐步」、「弄巴」、「探戈」及「扭腰」等。樂隊隊員一一有時候很會「裝腔作勢」，模樣兒怪「新潮」的。

可是，跳舞的人並不熱烈。

這就奇了——難道他們也只是來坐坐的嗎？不可能。眼看場面冷淡，樂隊也漸漸顯得沒精打彩了。我正百思不得其解的時候，却看見四五個參加者拉住主持人，囁囁細語一番的似乎在投訴不滿。

不多久，大部份燈光都熄滅了，全場顯得暗沉沉，誰也看不清楚誰的面孔；就在這一剎那，樂隊像吃了興奮劑一樣，奏得好不起勁。嘿，這回可不同了：舞場裏有數不清的黑頭攢動……而且……

聖誕舞會變成了黑燈裏的世界，四周瀰漫着邪氣。

沒有了光，我還留戀什麼？走出會場，看見路燈，心裏頭才有喜悅。

（六九，十一，十一日）

# 赴宴

昨天到鄰近的一個小村鎮出席朋友的婚宴。

華人就是那麼不守時的：請帖上註明「下午四時晉席」，可是到四時半還不能「開檯」；客人姍姍來遲，實在叫人感到焦急。

抵達時，我就給一位知交拉上了一——他「佔據」的那一桌剛好還有一個空位。對我來說，在宴席上有熟人作伴，那是最好不過，因為，我生性羞澀，不慣和陌生人談笑。

和朋友寒暄了一陣後，我才向四鄰掃視一下，看看有沒其他熟客。有是有的，那麼略一點頭便算是招呼。其中有一部份似曾見過，但又一時想不起在什麼地方和他們認識；芸芸衆生，奔馳於生活道上，當真是「何處不相逢」了。

賓客陸續到來。突然我有一個發現：在右邊的一個角落裏，有一個老頭兒孤零零的坐在那兒——還沒有人和他同桌。那些比較遲來的，本來可以「湊數」，可是一看見那老頭兒，就像遇到「冤家」似的，都有意無意的轉向別的「陣地」。

我不是敏感。誰都看得出：那老頭兒有點自卑。

「這是什麼一回事？」我問朋友。

「你是說那老頭兒——」

「是的。他有什麼來歷？」

「我們還是別提他吧！」朋友對我，也對其他的同桌的人作一個神秘的笑：「再提他，我們都會倒胃的。」

就在這時，一輛汽車載來了一個神彩飛揚的中年人——他是名聞小村鎮的「賢達」，我認得的。他一下車，做招待的馬上迎上前，同時很快的找到了一個理想的席位給他。可是，他却毫不猶疑地走到老頭兒的身邊坐下，並且親熱地聊了起來。

這下子，老頭兒可就不寂寞了；因為，在那位「賢達」坐下之後，很快的就有八個人填上「空缺」——他們原本是其他宴桌的「散客」呢！

我滿腹狐疑，恨不得宴會馬上結束。

終於到了「盡興而散」的時候，我拉住朋友——

「現在總可以告訴我了把？那老頭兒……」

「你可別把酒菜吐出來——他是這村鎮的倒糞夫。」

沒有什麼可奇怪的，是不？

在回家的路上，我想到了那老頭兒的尷尬，想到了那「賢達」的不擺架子，想到了那衆多的卑視的眼光……於是，我的心就沉甸了。

（六九・十月中）

# 身份

修理一間舊屋比蓋建一間新屋更難。就拿我的這間舊屋來說吧：亞答能用，柱，橫樑和支樑就不行了；爲了節省金錢，我們不打算把頂層拆掉，因而使到換柱和樑的工作不容易進行。

幸好我們僱了兩個經驗豐富的築屋工人；他們就那麼用方木支支撐撐，用粗繩拖拖拉拉，結果以兩個星期的時間完成任務。但熟練的他們，在工作完畢之後，也禁不住噓了幾口大氣。

剩下來的，是一些輕易的工作——我們自信可以做得來的。反正有的是時間；同時，自己動手，也可節省一筆開銷。於是，父親和弟弟負責建廁所和浴室，我主理補洋灰和粉刷。

實在是有點苦的。我這樣說，只不過是埋怨自己不慣於勞力的工作；但，我可以忍受。看我身穿一套髒衣服，真是「煞有其事」；額上、鼻上、臉上和眼鏡上都沾有白灰，模樣兒怪惹笑的。

有幾個相識的過路人停下來望着我，面上呈着笑意。起先我以爲他們笑我像個小丑，後來聽了他們的話才知是什麼樣的一回事。

他們說：「教書先生，你親自動手嗎？」言外之意，大概是這兩種：一，他們認爲我是爲人師表者，應該珍重「身份」，何苦加入勞動的行列；二，他們認爲我是文縐縐的，一定幹不好補洋灰和粉刷的工作。

那都是錯誤的觀念。特別是用「身份」來區別工作的

貴賤——這是個根深蒂固的「通病」，是造成社會各階層的裂痕的主因。上層的，不屑與下層的爲伍；下層的，又不敢高攀；如此這般，連對工作也有了固執的成見。

何況當教師的也並無特別之處。難道一定要執粉筆，揮籐鞭才算合「身份」嗎？如認爲是這樣，那就是知識份子的可悲處了。

走筆至此，我想起一件事——

有一次，爸爸的「老爺車」出了毛病，引擎失靈，不推不行。於是，我和弟妹們齊心合力，把車推動——經過長長的街道，再繞入新村，弄得上氣不接下氣。過幾天，我向一位同事提起這件事。

「你也推車？多不好意思！」同事說。

「有什麼不好意思？」

「學生看見會笑的呢！」

「他們不但不笑，還幫助老師。」我說的是實話。

只要是正當的工作，什麼「身份」的人都可以做或是學習做的；做者不用自卑，觀者也用不着大驚小怪。試想，如果當時我珍重「身份」，不理爸爸的困難，那我還算是個有思想的教師嗎？

（六九年十月初）

## 採椰

舊屋的前後空地都植有椰樹。幾棵比較容易造成危害的，都叫人給砍下了；剩下的八棵還是那麼雄糾糾，彷彿是我家的哨兵。

椰子很豐盛；我抬起頭，細心點算一下，却總得不到一個確實的數目。那麼，單算成熟的吧——我沒有鑑別椰子的老嫩的經驗，只憑它外殼上的色澤去猜測——大約有七十多顆；全數賣出，少說也有七八塊錢的收入。

可是，我不會爬樹，也不敢爬樹。

鄰居告訴我，有一個印度人會自動來採摘的，而且還會把椰子挑去賣——他以什麼價錢賣出，不大清楚；他只給椰主一角錢一顆，其餘的就由他得。

昨天，那印度人終於來了。

他的年紀應該有五十來歲，身子不算清瘦，但臉容很憔悴——這是勞苦的表徵；手上有一把普通的柴刀和一個套脚用的繩圈，走起路來，顯得很沉着。

他徵求我的同意後，就爬上第一棵椰樹，動作相當輕快。到了頂上，他用刀砍下枯葉，然後用手摘或用腳踩椰子；椰子墮地時，聲音很響，引來了不少小孩子。

到底是採慣椰子的；那麼從容，那麼迅速。起先，我很擔心他會一個不小心，從高處跌下；看久了，便自然而然地對他有了信心——我這樣想：：他採摘椰子就像吃飯那麼容易。

於是，我就沒有想到其他的了。當他採了一棵，我接着叫他採第二棵；採了第二棵，我又指着第三棵……

他不說話，只顧上上落落；他那麼依從，倒叫我有點不自在。

待我叫他上第四棵椰樹時，他說：

——先生，讓我休息一下……………

我這才發現他喘着氣，臉色青白——原來爬樹是那麼吃力的。

我剛才把他當作什麼來啦？一個熟練的採椰工人；然而，「熟練」是指「工作經驗」，不是指「體力」；別說人，就是牛馬和機器也不能過度操勞的。

那當子，我馬上批判自己。

我接着又想到：如果大僱主們都像我一樣，那就更可悲了。

(六九·十一·十四)

# 搬家

兩年前我從鎮上搬到園坵去，現在却又從園坵搬回鎮上來了。頭一次的搬家，是因為那間租賃過來的店屋被主人收回去；這一回，是因為父親的「頭路」被洋經理撤消，不能住「公司屋」。兩相比較，還是第二次的搬家含有較重的「辛酸味」——父親年事已高，被令退休，而幫助父親工作的弟弟也因忍受不住洋經理的冷嘲熱罵，自動辭職。家裏既有兩個「主要人物」徜徉在無業的圈子裏，心境自然被悶鬱充斥了。

搬家以前，我們先把舊屋修理好；所謂舊屋，就是指那間三十多年前父親居住過的「老巢」。舊的總是舊的，任你怎樣「加工美化」，也還遮掩不了舊屋的蒼老——這可更增加我們的傷感。想想十多年來，父親在權勢之下「忍氣吞聲」，却也只能撈點生活費用；一旦被遺棄，還得仰賴舊屋的「庇護」，全家人才免得露宿街頭。

弟弟和我都是很有樂觀思想的青年，臉色很快就開朗；母親可不同了，儘說些洩氣話。這一回搬家，我可以想像得到她的感受；別的不談，單就日後的家用問題，就夠叫她頭痛。

父親也不知怎麼突然有了一股勇氣，居然敢與「傳統」對抗。在以往，別說搬家，就是拆一塊板，換一片亞答，他也要向「通書」索討「黃道吉日」；此次搬遷，他「網開一面」，任由子女去決定日期時辰。後來我想想，認為他是抱着「亂做亂對」的心理，顯示對一切事物——包括迷信的和非迷信的——感到心灰意冷。

人是感情的動物。那四五十個與父親「相依爲命」的各族工友，時常到來慰問；搬遷那天，也有十多個自動到來幫忙——他們剛剛放工，帶着疲乏的身軀。如果我是父親，我當感到一絲落魄的溫暖。

時間是在下午。「羅厘」一共跑了三趟，才把東西載完——那當子已是薄暮了。天色灰蒼蒼的，屋子裏更是陰暗。在廳上坐一會，眼看凌亂的家具，不禁茫然。

可是，鄰近的人却熱情洋溢地走來道喜。天哪，我們又不是搬進新屋，道什麼喜？無言以對，只好報以苦笑。

另有幾個親戚合送椅子和掛鐘，這倒是萬萬想不到的；送禮者自然懷着一番好意，但——唉，我們的住所是那麼寒酸，怎能受得起恭賀？

當夜，我遲遲不能入眠；不爲什麼，只因心緒繁複。

（六九年十月初）

# 時間

幾天前到外地參加一個意義深長的茶會。會上，聽到主席這樣說——

「只要是關係到大家的生活和安全的事情，我們都應該關注，而且應該同心合力，積極謀求對付的方策；因為，如果大眾的困難不解決，個人是不會安樂的。可是，每當我請求大家參予工作——譬如說開會討論吧——的時候，總有一部份人這樣說：我想出席，可惜沒有時間——果真沒有時間嗎？請大家問問良心看。」

主席的話分明是有感而發的。

事實是如此嘛：許多人不是沒有時間，而是故意逃避義務；裝成一副「無事瞎忙」的樣子，目的是「掩人耳目」——的確是有人忙得不可開交的，於是乎，「名正言順」，誰也勉強不了。

只因時間是寶貴的，所以人人都愛惜它。你若說分不出幾點鐘的工夫來做一些額外的工作，這表示你正在善用時間：除了正常的休息，其餘的一分一秒就是屬於操勞的了。你這麼勤奮，恐怕誰都不好意思叫你擔任一些份外的事務。

但是，有些人的愛惜時間是基於「享樂主義」的；他們說：趁青春還在，應該尋求快活。於是，在工餘之暇，他們投身於酒池肉林，把周遭的事忘得一乾二淨。你若懇請他們出來為公益的事奔走，他們也會振振有詞地說：對不起，我分身不得——真虧他們說得出口。

那全是「社會觀念」的問題，我想。不少德高望重的

「賢達」，爲了協助他人，常常犧牲自己的時間。他們甚至無暇顧及自己的家庭——這是愚蠢的行徑嗎？往深一層想，倒覺得他們的做法是基於「群眾的利益」，到頭來對本身還是有利的。這種視社會爲「整體」的觀念，也就是「大同」的實踐；再推演下去，也就沒有區域性和種族性的隔閡了。

所以，從時間的安排可以透視一個人是否擁有「私心」。嘴巴說「沒有時間辦公事」，暗地裏却進行不正當的消遣或娛樂——這其實就是把「公事」當作「別人的事」，管不着；可是又不坦白說，偏偏以「時間不允許」作爲藉口。

時間，就是這麼樣被一部份人用作虛偽的幌子嗎？

一切事端都從時間的消逝中產生；當它們危害到大衆的時候，時間就驟然變得特別短促了——如果慢了一步去解救，可能釀成大災禍。所以，我們在珍惜時間之餘，有時也得犧牲時間：也就是說：時間是有伸縮性的，它應該不會阻止我們去做對大衆有益的事。

歷史告訴我們：只有真正忙的人才會獲得某種成就。

當然，真正忙的人都不是傻子——莫以爲他們不懂得利用時間去享受什麼什麼的；他們的看法是：當大家不能利用時間去享受什麼什麼的時候，就算個人擁有二百年的生命，那又有什麼意思呢？

# 爭

三個月前，父親接到洋經理簽發的「解約通知書」。消息一傳開去，馬上驚動了屬下的工友——他們總不免擔心自己的去留問題；較後資方保證繼續僱用他們，這才鬆了一口大氣。

只是，父親的「頭路」由誰承替呢？

洋經理不會透露風聲，因此大家都不知道他的葫蘆裏賣得是什麼藥。也正因為這樣，一部份人士便開始打主意；於是，他們出盡種種伎倆，展開不甚表面化的「衝突」。這麼一來，朋友也變成仇敵了。

我看到人性的一面，也聯想到了「爭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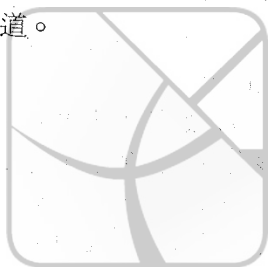
像動物世界裏的「弱肉強食」？似乎沒有那麼驚心動魄。想想看，也只有歷史上的暴君，爲了鞏固一己的權勢，才不惜生靈塗炭。至於爲了謀求三餐的溫飽，導致彼此之間鉤心鬥角，那就屢有所聞；最終的結果，也可能是悲劇式的一一但這和餓虎撲羊不同。

我是說：人與人之間的「爭」，不像動物的那麼直截了當。因爲人有大腦嘛，這是誰都知道的；通過隱密的思想，什麼花樣都要得出。要是參與其事的都是一等一的高手，那就一定好戲連場，精彩百出。

不論何種形式的「爭」，共同點只有一個：要以虛偽的言行掩飾真實的企圖，不然就會「打草驚蛇」，於事無補。不是麼？有人說「我不想爭」，其實他暗地裏已先走一步了。至於到底是誰先誰後，似乎不一定能影響大局；因爲，「旁門左道」有的是，只看你的心狠不狠。

當然也有人看不慣這種「風尚」。他們並不是飽受傳統的道德思想；其中有的是從現實中看到了「爭」的始末，不免感到心寒——他們似乎都已變成老實人了。但在這複雜的社會裏，老實人是被目為傻子的；原因無他，就是沒有「野心」，也沒有「利己思想」。

例外的情形不是沒有。有時候，你不必去「爭」，機會也會送上門的——那是因為機會的主宰者看中了你的真實才能和「不與人爭」的坦誠態度。可是，類似此種的機會的主宰者畢竟太少了；因此，當生活有了困難的時候，一部份有純樸心靈的人也不得不投身到「爭」的洪流裏，和邪惡打交道。



(六九年十月初)

# 吶喊

沒有幾多個人是滿意現實的；就只覺得不滿，很難說出理由來——也許心中所咒詛的事太多了，弄不出一個頭緒。不過，當某種不平的現象在你的面前屢屢出現時，你大概就不會那麼沉默了——瞧你揮舞着拳頭，張開喉嚨……

.....

嘿嘿，你在吶喊！

用粗壯的聲浪，用激烈的詞句，喊得很響很響；可是，沒有人聆聽你的訴說，除了老伴侶和驚懼的子女們。那些住在鄰近的，看見你的那副憤懣的樣子，原本都想慰問你；後來，你那麼一嚷一叫——就和瘋漢一樣——都嚇得避開了。

因為你的吶喊是歇斯底里似的，所以失去了旁人的關注。再說，一個寂寂無聞的俗民總是不引人注意的；你祈求什麼，你責罵什麼，統統像一陣微風飄過空間，只驚動了樹葉，不會震撼樹幹。

不單是你呢，許多人都會吶喊過，只是方式不同吧了。

。

有些跟在別人的後頭喊；別人喊什麼，他們就喊什麼，就像那賣膏藥者的隨從一樣。雖然如此，他們却喊得很認真，很賣力；可惜，他們長成一副什麼模樣，別人也記不清楚——因為都是小卒嘛。

有些靠了筆墨和文字在紙張上吶喊；你聽不見他的聲音，但可以知道他的情緒的激動和願望的懇切。一次不夠，他重喊一次；兩次不夠，他繼之再三。儘管遣詞用字有

別，論調却還是一樣的。只是，話說得多，被揭露瘡疤的人就會說他「自鳴清高」什麼的，結果更受卑視呢！

有些却裝腔作勢，沒有一點兒真情。其實，他另懷目的：跟着大夥兒吶喊，看看已經喊出眉目了便盡力「脫穎而出」，彷彿最大的功勞應該由他得；如果事情不對徑，那麼，最先抱頭竄逃的就是他了。

不過，那都是屬於公意上的吶喊，要在不尋常的機緣裏才能聽到。

在生活的道路上，絕大部份人都有個私底下的吶喊——或巴望着他人的救援、或傾訴滿肚子冤屈、或向社會提出控訴，不一而足。有時忍不住了，就讓吶喊變成了雷。

雷？很怕人，但不多久就消失了。

所以，有人說：常常吶喊的人，就只能吶喊而已。

（六九·十二月中）

# 誕辰

我可不大留意自己的誕辰——我想大部份年青人都是如此。尤其是那些爲生活奔波的人，時時刻刻被俗務所累，很難有什麼閒情逸緻；心緒既然不安寧，那還會想到要慶祝生日呢。日子一久，就連自己幾多歲也記不清楚了。

偶而有人問起，我才會想到自己是在什麼時候和世界見面的。那一陣子，我還是有點茫然；不爲什麼，只爲時光太不留人了。所以，實在說，我不大喜歡別人提起「誕辰」這個詞兒。

但有時却要參加親戚的壽宴和朋友的生日茶會呢！壽宴是華人的老禮俗，越熱鬧就越體面；生日茶會略具西洋味兒，有吹蠟燭，切蛋糕和唱「祝你快樂誕辰」的程序。置身其中，我自然表現得很歡悅，而且也祝福主人；回到家裏，我却另有一種感想。

只有不斷地充實自己的生命和勇敢地面對着驚濤駭浪的人生，我們才能不愧地慶祝誕辰——這就是我的看法。你瞧，有些貪圖吃喝玩樂的幸福的寵兒——有時候還會做點壞事——對自己的生日極爲重視；大事鋪張，逢人誇耀，真不知有什麼意思。又有一些常常自我憐憫的，對一切事務都提不起勁兒的，也對自己的誕辰格外有興趣，邀四五知己同酌——其實，他們活着有什麼用處呢？

從慶祝誕辰，我們可以看出：凡人對偉人的敬仰是不含虛偽的成份的，而且還超越區域的分劃和種族的觀念。這麼說，我們不是偉人，也就沒有其他的人願意慶祝我們的誕辰啦？

不是的。除了自己，我們還有父母和親友——他們可能爲我們的誕辰表示一點什麼。他們的熱誠，或許會使我們受之有愧；但是，只要我們記取他們的祝福，同時不畏艱苦地在人生旅途上走着，那麼，我們就算不忽略「生」的意義——也就是不負親朋戚友們的雅意了。要知道，偉人之所以成爲偉人，主要的條件也不外是能以堅強的意志和大無畏的精神克服種種困難；比較特別的是：他們的成就就是屬於大眾的。

所以，如果我們虛度了寶貴的時光，那就該羞於慶祝誕辰。

另一方面，我們也可藉誕辰鞭策自己：又長了一歲啦！想想以往，有沒有不可饒恕的過錯？瞻望將來，是不是有一幅很好的遠景？那當子，誕辰好像是警鐘，使你有所驚覺。

至於像我這種不關心誕辰的人，其實也沒有什麼不對的；因爲，我是在忙碌的工作中忘記了時間的飛逝——我可不會糟蹋了「生」，是不？

（六九，十一月下旬）

## 藤鞭

教書生涯是有苦有樂的。去年，我負責的那一班有半數以上的學生是「可造之材」，聰明靈活，教起來頗有「得心應手」之感。今年的這一班可就有點不同：學生并不笨，但個個很懶，而且還有點蠻；這麼一來，我就常遇到困難了。

我是不喜歡體罰的；只怕一時錯手，把學生打傷了，被告到法庭去，惹來一身麻煩。我這觀點，不是以「教育理論」為根基，恐怕會遭人非議；但，就事論事，做人是應該「明哲保身」的。

事實上，一般教育先進也不主張體罰。因為，體罰使學生痛苦，不合人道；也可以說是一種心理虐待，用得不當，能使學生產生恐懼及憤恨的心情，對教學更沒有好處。

所以，我採用「愛的教育」。可是，不行，學生根本就不把我的「苦口婆心」當作一回事。想來想去，總覺得他們的年紀太小，思想不靈，不容易對我的「軟化政策」產生良好的反應。

我於是想到藤鞭。

并不是想要把自己變成一個暴君。那麼，用藤鞭來做什麼呢？一句話說完：我有意「狐假虎威」。咳，學生不怕我，總怕藤鞭吧？一記重鞭，落在掌心上，熱辣辣的一一他們只要想到這層，就該會有戒心。

剛好有一位學生的雙親是靠編織油仔筐為生的。我吩咐他從剩餘的藤中找一條比較有份量的來——反正是拿來

嚇嚇學生的，越粗大越好。

聽說我要一枝大籐鞭，學生們就坐立不安了；我猜，他們的心裏一定這樣想：老師嚴肅起來啦，以後可不能再頑皮。

果然是一枝「正合我意」的大籐鞭，揮起來虎虎有聲——就在這一刹那，全班肅靜。我隨後把它擱在牆上，很使學生注目。

我沾沾自喜，因為學生們的對老師的態度已有顯著的改變。我還不會動用籐鞭，他們就如此服服貼貼了？早知如此，過去我就不必那麼受氣。

可是，幾個星期後，學生又逐漸恢復蠻態。

「你們再不聽話，我就開始鞭。」我提出警告。

別又以爲學生害怕成什麼樣子——他們的臉上呈現出滿不在乎的神情；其中有幾個還睜大眼睛望着我，彷彿看穿了我的心思。

我終於又失敗了，只好尋求另外一種方法。

咳，一枝不能施展威力的大籐鞭有什麼用呢？就像人一樣：倘若只在表面上裝模作樣，結果也只能瞞人一時。

# 債

有人說：還不完的債好比巨石，壓得人喘不過氣來。

其實——誰都知道——債和巨石不同。如果債真的像巨石多好，一壓下來，連頭腦都碎了，還喘什麼氣。可是，它却如鬼隨身；如果得不到幸運之神的庇護，你就休想擺脫它。

曾經有過這樣的事發生：一個原本算得富裕的商人，由於揮霍無度及霉星高照，不但弄得不名一文，而且還債台高築；午夜迴想，不免悔恨交加。終於，他走上了自我毀滅的路子——遺書上說：無法忍受別人的逼債，只好一死了之。由此可見，債也能剝奪一個人的生命。

不過，有些人並不十分苦惱；憑着厚臉皮和滑舌，可以把債主拒於千里之外，令人好生佩服。有時候，對方實在逼得太緊了，便儘可能設法償還一些——那怕是款數的十分之一——作爲一種「信義的表徵」，以平息對方的怒焰。他們就那麼拖拖拉拉的，到死還不能把債務了結。

也有一些人是蓄意賴賬的。不論你怎樣索討，他們總是充耳不聞——看那樣子，就好像把你當作冤家似的。也正因爲如此，他們所負的債并不多；所謂「有借有還，再借不難」，他們既然存心貪便宜，自是叫人「敬而遠之」了。

不論怎樣說，人總是不喜歡被債務所牽累的。特別是崇尚「自己依賴自己」的人們，寧可忍受種種皮肉之痛，不願欠下什麼；可是，他們未必都能逃過債的束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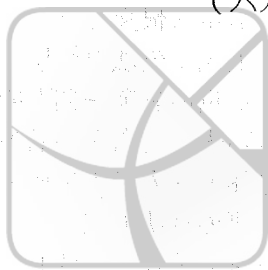
就是我一——一個有固定職業而月薪又不算少的普通人

——也不能倖免。不過，對於債，既然答應人家要還，那就千萬不能失信；因此，多年以來，我們陸陸續續還了一些，總算不會被人逼上門來。

但那是「此消彼長」的方法。在倒霉的日子裏，我們遇上了一些不如意的事，結果又得央求親朋戚友們「高抬貴手」，以濟「燃眉之急」。這正是「舊債甫了，新債又至」；就像那野草一樣，剷除了又生——除非把它連根拔起？誰都知道這個法子好，就可惜……

說來說去，都是由於錢財的支配力太大了。

(六九，十月下旬)



# 魔棒

有一次，一個魔術師到學校來表演。

魔術是神秘的，有趣的，小孩子們都喜歡看。每個人收費一角；交了錢，就到禮堂上席地而坐，指手劃腳，不知談些什麼——我猜，他們是在談論着那不可思議的魔棒。

魔術師站在台上了，帶着和藹的笑容。

於是小孩子們看到了故事中的人物：他只要輕輕用棒子一點，奇蹟就出現了——彷彿你要什麼，他就能滿足你的要求似的。

可不是嗎？明明是一個空袋子，一會兒就有好些雞蛋裝在裏頭；明明是一張被火焚毀了的鈔票，一會兒又回復原狀。還有許多不可能的事，在魔棒的驅使下，結果都應驗了，叫孩子們目瞪口呆。

——如果我擁有那根魔棒……

在我身旁的一個高年級的學生這樣希望，可是他並沒有把話說完。也許是我看了他一眼，使他不敢再破壞秩序——其實，那時候還有什麼秩序？先是目瞪口呆，接下來，整個禮堂都充滿了驚嘆和歡笑。

不是所有的孩子們都知道魔棒其實是沒有任何法力的。他們想擁有那根魔棒，只因認為它可以實現種種希望。這麼一想，他們也就羨慕起魔術師來啦！

我做過小孩子，當然也曾有過類似的夢想——譬如說：我如有魔棒在手，一堆堆的砂礫就可以變成黃金，一個個大壞蛋就可以成為階下囚……

那種不成熟的心思是很容易理解的。可不是嗎？小孩子們都想做有正義感的傳奇人物：仗一根魔棒走遍天下，使所有的苦難者得到幸福，也可以令所有的惡徒消聲匿跡。

想到這裏，我不禁啞然失笑。

那麼，現在的我對魔棒又有什麼看法呢？

自然，我激賞魔術師的靈巧手技，但不會受愚弄。他用的棒子只是一種象徵性的「法力」，可以使孩子們產生錯覺——可是，我仍然對它感到興趣，同時，也感到遺憾。

說興趣，因為我有成年人的幻想：不滿現實；除了力爭上游外，還巴望着擁有一根魔棒，用來發洩心中的積憤；看魔術師表演，我彷彿也「至大至尊」起來了！

（你一定說：嘿嘿，那不是阿Q的再現嗎？）

說遺憾，因為世界上有許多人擁有了魔棒的變形物——那就是「權勢」；心腸不好的，簡直就可以橫行無忌。這樣說來，如果真有魔棒的話，也千萬不能落在壞人的手裏。

（你一定說：嘿嘿，有些人在得到魔棒之後就變壞。）

六九年十一月七日

# 舊信

我保留了一些朋友的信件——十多年前的都有；一共三紮，藏在箱子裏。搬家後，因為要收拾文件和文稿，索性把舊信也拿出來整理一番。

字跡很清晰，只是紙張有些走樣。

我就那麼隨意翻翻，偶而看到那比較引我注意的寫信人的名字，就把他的信重讀一回，算是「重溫舊夢」。

有人說「往事不堪回首」，那是指悲痛的回憶——有的信札是會勾起舊傷痕的。我的以往沒有什麼波折，因此留在腦子裏的事蹟都很平淡；而舊信所能帶給我的，也只不過是一陣子的吁嘆而已。

還會吁嘆什麼？除了光陰無情，世事變遷。

其中有兩封舊信最吸引我的心神。

頭一首是寫在藍箋上的，信裏隱藏了一個逝去的靈魂

——

他是一個樂觀明朗的青年，曾經把我從迷惘中拯救過來。在信裏，他這樣說：我要以一葉扁舟征服海洋——這是很自負的豪語；說實話，他也真的有那種不屈不撓的性格。和他在一起，我是什麼都不怕的。

可是，真正是「天妒英才」：他竟然莫名其妙地倒在病榻上；數十次的注射，數百粒藥丸，不能維持他那還不滿卅年的生命。嘿嘿，這能算是醫學昌明的時代嗎？不能忘記的，是他在和死神掙扎時，曾對醫生說：「再給我五年、十年、廿年……我實在有許多事情要做。」

當離去的那一刻，他感到的不是死亡的恐怖，而是「

長才未竟」的悲哀；在他身旁的朋友，個個都像塑膠一般，一句安慰話也說不出來。

那已經是好幾年前的事了。現在，看到他的筆跡，心裏頭也還不好過。想到詩人們所咏嘆的：人是地球上的過客——匆匆的來，匆匆的去——正想咒詛上帝的吝嗇。

另一封白色的舊信是一個同學寫的；每一字，每一句，也都顯示出他的堅強的鬥志。想起他，我就不得不佩服他的苦學的精神——

十多年前，我和他共一班；每個同學都有零用錢，他却一分也沒有。家裏這麼窮，照理應該到社會上找事做，以免父母親操勞過度——他原先是這麼想；可是做父母的情願挨苦，說什麼也不讓孩子停學。

以半工半讀的方法修完中學課程後，他覓得了一個臨時教師的職位。不過，他深知父母親的期望，於是倣效「苦行僧」的毅力，努力自修；不出幾年，居然考得九號和高級劍橋文憑，而且成績優異。接着，他獲得獎學金，進入大學深造；現在——咳，他已經是政府部門裏的一個高薪人物了。

有些人說他的「命水」好，我不苟同。想想他的過去，不難知道他的成功因素；再想想自己，當真是慚愧死了。

已經有好幾年不會和他見面。就算是見面吧，兩人之間因好像有一道無形的牆——職位的懸殊——阻隔着，說起話來，大概不會像從前那麼投機。這麼一想，我倒更懷念舊信中的「他」了。

兩封舊信給我帶來兩種感受。

六九年十一月七日

## 致白蟻

很久不會看見過你了，白蟻；直到昨天我檢視舊文件時，才發現你和你的同僚在偷偷地幹着一件事，不免感到氣憤。

嘿，原來深藏不露也是你慣用的伎倆之一。你默默地在貫徹着自己的計劃，因此不被我發覺。實在說，你的能力很不小；我想，你也一定很自負，自負中帶着狂妄。

我并不是小視你，只是忽略了你。多年以前，我懷着滿腔的委屈和憤懣，將那張以心血換來的高中畢業文憑塞進箱裏；當時，我曾說過我不願再見到它。沒想到你竟神不知鬼不覺地把它嚙得千瘡百孔——你從什麼地方鑽進我的箱子？如果我不及時發覺，恐怕它就會給你完全毀滅。

此時，我又十分愛惜文憑了；雖然它並沒有給我帶來美好的日子，但我總希望它有一天能發揮它的潛能。不錯，我說過不願再見到它；然而，那只是一種衝動，一種很快就可以被遺忘的衝動。嘿，你以為我也會漠視自己的文憑麼？

你是那麼魯莽——不，你並不魯莽；看看箱中的情形，我才知道你其實很精明。那裏面另有許多紙張，但你偏不向它們侵犯，只是一心一意嚙着我的文憑——你這是什麼意思？我明白了：原來你也卑視我的資歷。

隨後我整理書架——我相信你一定不會放過我心愛的書本。拿下最高層的幾本書一翻，果然發現你的踪跡；心裏一氣，就想把你連書一同拋入火海。可是，我怎麼也不忍心把書本燒掉；只將它重重地往桌上一拍，給你——如

果幸運的話——一個逃生的機會。果然，你氣急敗壞地走了，不敢回顧。

不過，你以後可別再來。瞧，我的「學術資格」幾乎被你否定了；我的「家」，我的「青春」，我的「希望的花朵」，我的「多彩的明天」……也都險些兒被你嚙成碎片。

我也不會再容你放肆。設下「地羅天網」？不，不必那麼費心機。我只要提高警惕，時時留意你的影踪，那麼，你就無法施展你的詭計了——除非你公開你那無恥的面目，同時，在陽光的見證下，用強硬的手段把我的一切摧毀。

可惜，你不敢——你永遠只配在陰暗的天地裏做一隻奸險的小蟲。



（十月中旬）

# 沙河岸上

大熱天的黃土路有瀰天的塵埃，討厭死了。

尤其是乘摩多單車的人，一遇到急馳而過的汽車時，就像沙漠上的旅客遇到風砂一樣，連眼睛也睜不開。屏着氣吧，可是喉頭又乾癢難受；那麼輕聲一咳，肺裏頭就好似有千千萬萬的結核桿菌在作祟了。

我就是乘摩多單車回家的，後面載着太太和膠片。一定受不了的，如果每天都和濃濃的塵埃打交道；終於，我決定多化一條點車油，改從另一條小路往返。其實，許多人都那麼做了；因此，小路的交通也是很繁忙的。

是怎麼樣的一條小路呢？在沙河的岸邊。直直的，土面已大部份被沙遮掩了；當然，兩旁也長着稀疏的草。除非是載沙，不然就看不到一輛四輪的車子；正因為這樣，整條路的面貌能保持平坦。

沙河的沙是源源不絕的，每隔相當時日就得挖掘一次；岸上的沙丘就和小路一樣，長長地向前伸展。越過沙丘，就可以看到一個典型的馬來甘榜；那些嬌小的浮腳屋，那些枝葉茂密的果樹，襯托出鄉間的幽雅情調。

在沙河岸上來回，我的胸襟是廣濶的。

因為，另一邊，有棕油樹，也有綠油油的草場——那是園坵的飛機降落處；如果從遠處看過去，便有置身在曠野的感覺，精神十分清爽。河水又是那麼湍急地流，彷彿載着歡樂——像詩人所吟唱的歡樂，也有美感。

只是，那小路并不好走。太多沙了，輪子一輾過，車身就顛簸起來：要是一個把持不住，就會掉入河中。因此

，有好幾次，坐在後座的太太像看到銀幕上的驚險鏡頭時一樣，張口大叫。她這一叫，就惹得路邊的馬來人嘻笑不已——其實，他們是在笑我。

爲什麼呢？你瞧：有那麼多人乘摩多單車經過小路，但他們都不慌不忙，一如在柏油路上奔馳。在他們眼中，彷彿沙是車輪的玩物，可以從容駕御；而我，就完全不是那副樣子。

我於是想到了「熟能生巧」。

果然，時日一久，我摸熟了小路的性子，再也不會那麼容易滑倒。這麼一來，在沙河岸上，我能一邊控制車身，一邊向浸在水裏的小童招呼；當然，也能盡情地欣賞四周的景緻。



（十月中旬）

# 哨兵

最近我遇到一個神情沮喪的同學。他一向原是很樂觀的；這一回可不一定是碰上了什麼煩惱的事，不然他是不會無端端憂鬱的——雖然有人如此。於是我和他談了起來：

「你在什麼地方失意？」

「被一個很要好的朋友騙了。」

「騙了？」

「說來話長——我是一時大意，如今却陷入泥沼。」

「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！」

「我受打擊很深。」

「以後——」我鄭重地說：「你可要像一個哨兵才行。」

.....

曾經不止一次被施奸陷害的老實人更應該想到哨兵。

只因哨兵是留意敵踪的。不論是在營外，在遼望台上，或在邊境，他的表現始終如——

白天，他精神飽滿，目顧四方。莫說不速之客，就是熟人駕到，他也得全神戒備；這似乎有點兒「小題大作」了，你說。其實，他那樣作是對的——怎麼不是呢？許多靠得住的親信往往會在不尋常的時刻裏露出陰險的真面目的。

夜晚，就算睡魔硬硬把他的眼皮扯闔了，他也很快就會驚醒。在黑沉沉的周遭裏，他儘可能聆聽着每一種聲響，注視着每一個物影；這又似乎過份細心了，你說。其實

，他那樣做是對的——怎麼不是呢？許多敵人是喜歡在沒有光的場合出沒的，希望藉黑暗的掩護以達到目的。

在戰場上如此，在生活上也該如此。

因為社會是複雜的，人性也是複雜的。從一個年代到另一個年代，我們可以看到不少明目張膽的歹徒終逃不了公理的制裁；但是，另有一些偽裝者，却能瞞人耳目，甚且逍遙自在。往深一層想，覺得那些笑裏藏刀的相好，委實可怕得很——他簡直把你當作愚蠢的玩物，并從中獲得某些利益。

還有什麼法子呢？除了自己提高警覺。所以，做一個哨兵吧——生活上的哨兵；用精細的頭腦和銳敏的眼光，把近圍的人物「分析」個清楚。同時，慎防那些邪惡的，別讓他們闖進你的生活裏——只要你像哨兵一般時時刻刻戒備着，他們就無機可乘了。

（六九年。十二月中）

# 破船之歌

我是一艘被遺忘了多年的破船，擱淺在一個被遺忘的沙灘上。

相信沒有人能記起我的名字了——我的名字曾經閃過光芒呢！現在，除了陽光所給予的溫暖和月亮所給予的柔情，我再也得不到甚麼慰藉；偶而有過路人投下短暫的一瞥，但那一瞥却充滿着不屑的意味。微風裏，我發出無聲的嘆息；可是，這種哀愁的發洩絕不能帶來一絲歡悅。

唉，太孤寂了。

你難道還懷疑我的感受？白天，那本來是深綠色的海水閃耀着光，誘惑着我的心神；看着舊時的伙伴正英勇地驅向遙遠的彼岸，迎戰洶湧的波濤，我不禁淒然地追憶起往昔。夜裏，大地沉睡在黑色的幕下，一切都該休息了，但我不能，因為海水的呼嘯更增添了我內心的苦悶。

一艘破船的命運竟是這樣嗎？我有點不相信。老實說，每當想起過去的事蹟，我便覺得我不該被冷落。要知道，我不是苟且偷生者；我和一個戰傷了的士兵一樣，曾經在多次的鬥爭中忘記了自己的存在，所不同的是敵對者。

我的敵對者是海。海啊，浩瀚的海，恐怖的海；在它的軀體上，我顯得太渺小了，但却不讓它吞噬。那時候——也就是當我充滿着活力的時候，我天天與海搏鬥；對了，搏鬥就是我的生活上的一首詩，一支歌。從晨早到黃昏，我的雄姿媲美萬丈光芒；從黃昏到晨早，我欲衝破無邊的黑暗。

那些日子，真可說是我的黃金時代。主人愛護我，因

爲他是依靠我而謀生的；主人也讚美我，因爲在好幾次的危急中，我一點也不讓他對安全失去信心。一切都很美好，是不？可是，我到底不是神仙們的擁有物；也就是說，我也有失敗的時刻。唉，那是一個黑漆漆的晚上，狂風大作，暴雨雷電交加；我頑強地抗拒着，終不免弄得處處傷痕——主人還險些兒送命呢！也許就是因爲這點，他離開了我，不再回到我的身邊；而且，他現在有了新的船啦！

我還想說什麼呢？是這些——

莫以我就那麼樣殘缺不全了；我的創痕，其實是可以及早補救的。更重要的是：我絕未全然失去機能，更未失去堅毅的鬥志，在這沒有搏鬥的日子裏，我受不了海洋的嘲笑——它就在我的面前：滾動着的流水，衝擊着我，彷彿向我挑戰。

因爲一次的禍事，我的忠誠和潛能就永遠被貶低了嗎？不，不，不要這樣武斷。

（六九·十一月）

# 車禍

好幾年前，我的一個朋友是某一次車禍中的重傷者。

他是乘摩多單車的；大概是自以為技藝不凡，胆量過人，常常以高速度飛奔。後來由於在大路上看見許多慘不忍睹的「車下鬼」，心裏頭不免有些震顫，於是就逐漸改變了好冒險的習性——可是，外人却總說他「不可救藥」，甚至一提起他就覺得討厭。

那一次的車禍，經過的情形原是這樣的一一

他騎着摩多單車，在新芭的路上馳行；我在他的後頭，駕着汽車。當時的速度是相當「中庸」的；路直，又沒有其他的車輛，再快一些也不妨——可是他仍維持原速，顯示他真正「痛改前非」了。

路旁有一些小徑，要是誰從那兒走出來，總要停一停，先看看大路的左右兩邊，然後才繼續路程。那天，有一個踏着腳車的少女不知怎麼搞的，突然從一條草叢遮掩的小徑衝出，而他——我那個乘摩多單車的朋友——一個閃避不及，撞個正着，連人帶車滾翻在地上，頭破血流……

我是唯一的目擊者。

回到鎮上，對幾個熟人談起這件事。我想，這宗險些喪失人命的車禍一定會引起關懷的；可是，所得到反應却出乎意料之外。以下是我和他們的對話：

「X X 翻車了！」

「翻車？咳，一定很好看。你告訴我，他的姿態美妙不美妙……」

「他撞倒一個女孩子……」

「這傢伙一向愛出風頭，又亂來……………」

「這一回他並沒有錯。」

「鬼話——一定是他魯莽。」

「那少女倒沒什麼，他却傷得很重……………」

「嘿嘿，我以爲他已經死了。」

我覺得索然無味，於是就不再和他們談下去。不過，在腦海裏，我却有以下的兩種感觸：

一，一個人要是先前有了什麼過錯，以後可就難使人發生好感，所以，我們做人總要有分寸，做事也總要小心，以免給人留下壞印象。

二，因爲某人有一次做錯事，以後就把有關的錯誤都推到他的身上去；這種「以此類推」的想法，實在不大合情理的。

（一九六九，十二，二日。）

# 避雨

我拼命趕路，希望在大雨來臨之前抵達目的地；當然，如果身邊帶有雨傘，我就不必那麼緊張了。

黑雲走得很快，一朵一朵的，儘向同一個方向擠。我想，等黑雲一過去，雨水就無從灑落。

可是，後來黑雲竟也堆聚在頭頂上。

路上的人很匆忙。只有汽車若無其事的行着；嘿，它們有遮蓋，又有擋風鏡和門鏡，怕什麼來着——我想到「以逸待勞」，心裏頭好不羨慕那些有車階級者。

還是顧自己吧，免得變成落湯雞。我一股作氣，只差一點兒就像和人競跑；如果再停下來望望天空，那就無端端慢了幾步，而那幾步很可能使自己被雨淋濕。

總算到了街頭；這時，整個小城已浸浴在雨中了。

我走到一間洋貨店的「五角基」上避雨。屋簷的水滴落在淺溝裏，濺濕了我的褲腳；我稍微向內移，却又觸着另一個身軀——我這才翻過頭一看，發現到：避雨的人有好幾個呢！

大家彷彿有什麼心事，沒有話說。其實，還不是因為陌生？倘若是相識的，就算真有什麼心事，也可傾談一番。

卅分鐘過去了，雨點還是那麼密。我很愛發牢騷，於是開口——

「真討厭——」

「不下就不下，一下就這麼久——」有一個老人響應我的話。

接着，其他的幾個也都埋怨起雨來了。雖然大家所說的都不同，個中的含意却是一樣的，就是：要是沒有這場大雨，甚麼重要事情都該做好啦！

避雨就是那麼使人不耐煩。

但我立刻又想到：並不是個個避雨的人都有急事要辦的；因為要久待天晴，所以才發出咒詛——包括我自己在內。這一刻，如果我們都在家，說不定是站在窗前欣賞那冒雨歸家的人的狼狽相呢；再不然就是觀望迷濛的遠山和橡林，讓心中滋生一種雨的美感。

只因所處的境地不同，對雨的看法也就兩樣。

而我也應該知道：真有急事的人是沒有時間避雨的一——他一定在風雨中繼續行程；那可以說是一種「本能」，和避雨人的牢騷是大大有別的。

（六九・十一，十八。）

# 祈禱

那天我驅車經過園坵的一段路，看見一個中年婦人在一個神壇前焚香禱祝。已經快近黃昏了，原來很靜的四週變得更寂寥；神壇是簡陋的，那中年婦人也呈着一臉風霜——我看不清楚，但却有這種下意識的感覺。那陣子，裊裊上升的煙線就代表了祈禱者的千言萬語……

我自然不知道那中年婦人向神寄托些什麼；想像中，她的內心一定很安適——因為她相信了神。默默地，她把焦灼的情緒排遣到冥想中；由於用心至誠，就彷彿覺得一切所想望的都不會是虛幻的了。

祈禱竟是那麼神奇的嗎？

也許是的——我在車上想。撇開那個中年婦人，我從夕陽的餘暉所賦予的美感中想到了米勒的一幅題名「晚鐘」的畫：一對在田間工作的農家夫婦，在聽到遠處的教堂所傳來的鐘聲時，便雙雙垂着頭，默默禱祝。太陽已經落山了，芭野上一片肅穆——從這畫景中，任誰都會感覺到農家夫婦是多麼辛勤；而那短暫的，無言的祈禱，更能襯托出他們的善良，使人自然而然地給予深深的祝福。

彷彿就只有善良的人才喜歡祈禱——這種錯覺是很可以理解的。因為，不單是從圖畫，就是從藝術照片中，我們也常常看到祈禱的人都是和藹的老者或是美麗溫柔的少女；儘管他們所信仰的宗教不同，虔誠的神色却是一樣的。

實際上，苦難的人最慣常祈禱——在詩人和作家的筆下，他們大抵也是善良的；不為什麼，只因他們是被損害

的和被侮辱的。在強權的魔掌下求生存，在貧瘠的土地上求溫飽；經過長時間的折磨，他們就具有如鬼魅一般的外形了。可是，別以為他們就那麼哭啼、吶喊；真的，在夜裏，他們會一聲不響地祈禱。

至於為什麼要祈禱？想來想去，除了發抒一己的心願外，沒有別的原因——雖然那藏在心靈深處的念頭都不是邪惡的，但有的也不方便對人說；既不想讓別人知道，便只好向蒼天或其他偶像吐露了。所以，我們可以說：祈禱是一種心思的發洩，同時包含着純真的感情和最迫切的希望。

那些無所求的人自然就不祈禱了。

想到這裏，我突然禁不住自言自語：那些不是善良的人也是有所求的——也許他們在向兇神祈求着一種更高的權力，也許他們在向惡鬼禱告着要實現一種邪念……

啊！真希望天地間有一個伸張正義的主宰——這就算是我的祈禱吧。

（六九，十二月下旬）

# 門

最近學校裏的籃球場更換了鐵架和木板，看起來很具吸引力——新的東西總是那麼惹人注意的。因此，不但學生們對籃球運動提高了興趣，就是外面的青年也時常到來玩個痛快。

學校是神聖的教育場所，不容壞人進入；但，對於校友，却是「來者不拒」的。依照校長的想：校友畢竟是校友，對母校必懷着深厚的感情；既有感情做基礎，那還會破壞校園內的東西。

正門雖安置着鐵柵，但鐵柵的左側另有空間——教師和學生都是打從那兒出入的；校友就是離校生，自然也知道。不論怎麼樣，那是正門，俗稱大門，具有凜然的氣勢。

有一天下午，校長坐在辦公室裏，面對着大門，不會發現有人進入，心裏便這樣想：這將是一個靜謐的黃昏——球場上沒有人玩球。可是，再過一會兒，球聲傳來了，空氣中還蕩漾着熟悉的校友們的笑語。

這是怎麼搞的——他們不可能從其他的門進入嘛！

原來學校的四周都被鐵絲網裹着；雖然還有兩道偏門，但都已上鎖，誰也進不得的，除非……

隔日，校長到籬笆邊查看偏門，發現其中的一個鎖頭已經被撬壞了，鐵鍊也失踪了；可是，門還是虛掩着，這就是為什麼連校工也不知。還有哪，那靠近地面的鐵絲網也部份殘缺不全——分明是被剪斷的——而且縫隙很大，任何身材的人都可以爬進爬出。

一切都明白了一一這當子，校長突然感到一絲悲哀；不爲什麼，只爲自己在教育的功能上翻了一個筋斗。試想，一個在學的孩子接受了幾許的德育薰陶，一旦出了校門，竟然也還不能循規蹈矩，這不是極令人失望的麼？我是教師，自然很能體會校長的痛苦。

當天傍晚，球場上仍舊鬧哄哄的。校長嚴肅着臉，走到球架下，對着校友們說：

「你們以後若再破壞公物，我就不准你們進來。」

「我們沒有……」

「還說沒有？看那偏門——」

「我們只是想從那兒進出吧了。」

「爲什麼要走偏門？你們是光明正大的，不是來幹壞事的，應該走堂堂皇皇的大門；只有那些心懷不軌的，又怕被人揭發陰私的，才喜歡走偏門。」

.....

當時我也在場，覺得校長的話很有意思；我同時也警惕自己：以後可要時時刻刻留意走偏門的人！

（六九·十二月中）

## 三種人

不久前，路上曾發生一宗意外事件：一顆椰子從樹上墜下，正中一個行人的頭部；傷者被昇往醫院，隔天就離開人間。

消息傳開去，附近的人都有黯然的感覺。想想看，一個人的死是那麼突兀，那麼容易；年老和痼疾固然可以致命，就是外來的因素也是防不勝防。一個人勞碌一生，彷彿就是和死神搏鬥，又彷彿是在逃避死神似的；最後，總也免不了要到地府走一遭。

想過了，對那樹上的「殺人椰子」也就存着戒心。

可是，大家都沒有法子繞道而行——只有那條路是通往街場的，偏就有幾棵椰樹矗立在旁，而且長得頂挺拔，有「高聳入雲」的氣魄，樹越高，椰子下墜時就更快，更重；儘管大家不說什麼，心裏頭可就各有各的想法。

只要略為注意，我們就不難把過路人分成三種類型——

第一種人是：當經過椰樹時，他一定向旁邊側開，而且邊走邊望着樹頂，深恐椰子「突如其來」，只因他這麼全神貫注，就不免忽視來自前方的車輛。

第二種人是：當經過椰樹時，他不敢向上看，而只用手掌覆蓋在頭頂上；這種心理上的「自衛」，其實是很滑稽的——你想：要是椰子真的掉下來，手掌能抵得住嗎？

第三種人是：他一點也不怕，很瀟灑地在樹底下來往；胆小的人勸他，他就會笑着說「一個人的死是註定的」——這雖然是「宿命論」，却還算是比較樂觀的。

時日一久，那「椰子打死人」的往事已褪去，而且又沒有新的意外發生；就這麼樣，行人的膽子就慢慢地壯了起來，於是「第一種人」和「第二種人」就轉變到「第三種人」那一類去了。

做其他事情也是一樣的。

相信任何人都有過像「第一種人」的那種戰戰兢兢的心情；有時候顧忌太多，反而自惹麻煩。當然，小心翼翼地對付一切事情是明智之舉；就怕「舉棋不定」，不能完成大任。

像「第二種人」的屬於直覺上的做法，對發展事業來說，是一種很幼稚的冒險。所謂「當局者迷」，不經旁人點破，他是不會一下子就知道自己的錯誤的。

可也並不是說「第三種人」最好，雖然他的可愛處在於「有一股蠻勁」，可以向任何阻礙挑戰。要知道，他那麼「橫行無忌」，等出了事情才來打算，結果還是要吃虧的。

（六九，十二月中旬）

# 英雄

甚麼樣的人才配稱英雄？你一定說——那些視死如歸的，那些鋤強扶弱的，那些寧願爲國家，民族或群眾獻出生命的，就算是英雄了。

歷史上有許多那種人物；他們如果是出身低微的，就不斷磨鍊自己的意志；他們如果擁有高尚的身份，就視富貴如浮雲。只因他們具備特出的情操，同時又有過人的才華或智勇，所以獲得萬衆的崇拜，而且名留青史。

可是，爲什麼會有英雄的出現呢？

想想看，英雄是專打抱不平的，維護真理的，倘若社會安定，人人得於安居樂業，那他們還會有什麼作爲呢？沒有作爲，也就沒法做英雄了。所以，有人說——時勢造英雄。

不也有人持着「英雄造時勢」的論調嗎？依我看，如果英雄爲了「大我」的利益而叱咤風雲，那還是時勢造就了他——因爲他看不慣現有的時勢；如果在國泰民安的日子裏，蓄意製造一些新局面，那就不是英雄，而是另有抱負的「野心家」了。

在史家的筆下，英雄是「千呼萬喚始出來」的；這顯示他在看到殘酷的現實時——不論是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中還是社會上有「洪水猛獸」爲患——內心蕩漾着激動的情緒，進而一發不可收拾，於是幹下「驚天地，泣鬼神」的事蹟。在那非常的時刻裏，他不爲威武所屈，不爲兒女所羈，不爲榮華所迷；他沒有躊躇，但也不魯莽。

英雄，實在是很難得的。

也許是因為英雄們都能獲得無比的榮耀吧，有許多人  
也以英雄自居——這種人的想法非常可悲：他們認定「英  
雄」的唯一特徵是勇敢——這是狹義的解釋，很誤事的。  
可不是嗎？你看他們不是勇於面對強暴或宣揚正義，而是  
圖逞一時的威風或發洩一己的主觀性很強的冤屈，甚且不  
分皂白，一味興風作浪。

我們若搖搖頭說——這真太狂妄了。

他們就會反問道——你們敢這樣做嗎？

那個「敢」字很有意思，說明了他們崇尚莽夫之勇。  
可是，莽夫和英雄絕然不同——他們從不想去找出其中的  
異點。所以，在這個年代，假英雄就越來越多了。



（六九，十一，廿八）

## 偶得

昨夜的一場大雨，把遠近的樹木都洗淨了；尤其是那些大大小小的葉子，在朝陽的照射下，真是綠得可愛。

我原是喜歡綠的，因此，雨後的森林和草叢都能吸引我的心神。

早上，工作時間還未到，我站在辦公處門前的石階上，注視着鐵絲網邊的那幾棵參差不齊的鳳凰木。網的另一邊是一片荒蕪之地，除了茅草外，還有不少矮樹——真不知它們的名字是什麼。

我不十分愛花，但却覺得鳳凰木的花很美。

那些不知名的矮樹可就沒有那麼討人喜歡——除了那一身綠。幾根枝樑還是光禿禿的，就和臨枯的老木相差無幾。

想到落葉，着實有幾份傷感。

不一會兒，只見一隻翡翠鳥棲息在禿枝的中央處；因為其他枝上的葉子稀疏，它的「綠」就更加顯明。平日在欣賞圖畫時，我就有這種感覺：如果陪襯的背景太過複雜，說什麼也不能把主物好好地烘托出來；相同地，如果那隻翡翠鳥置身在枝葉茂密的鳳凰木上，即使細心看，也不容易找到牠的影子。不論是那一種蒼老的、殘缺的樹木，都能令人興起悽愴的感覺；古人曾有「黃昏老鴉」的美句，可是「老樹」是富有詩意的。一隻惹人憐愛的翡翠鳥和一棵「蕭條」的禿樹合在一起，應該是不很相配的；可是，看久了，他就會覺得：禿樹不寂寞了！鳥兒更可愛了！

要強調的是「一棵」和「一隻」；真的，如果有太多

的禿樹和太多的飛鳥，「美感」就不會那麼突出了。

簡單的景物竟有不平凡的意境！

那麼，藝術家在創作時應該抱什麼樣的態度呢？

正想着，突見翡翠鳥飛起來了；那輕盈的姿態，點綴在空間，也夠引人遐思的。可不是？翡翠鳥那麼無拘無束地翱翔，顯示出活潑的「美」；如果被關在籠子裏，就算羽毛再豐富些，啼聲悅耳些，牠的「美」也還是有所缺的。

被抑壓的「美」是死氣沉沉的！

這麼說，藝術家的創作自由應該獲得尊重啦！

.....

主任喊着我的名字，兀的打斷我的思潮——啊！又該回到工作崗位啦！一舉步，我禁不住自言自語：但願自己辦事時有藝術家的精神手法而沒有藝術家的「被抑壓」的煩惱！

## 『狗咬人』另一章

我不喜歡養狗，可是芭場裡養有幾隻雞鴨，沒有狗不行。可不是？這年頭，偷東西的人並不比乞丐少；雖然區區幾隻雞鴨並不十分值錢，却也足夠引起他們的野心。所以，我對號稱「人類的忠僕」的狗不得不「另眼相看」；心想：我給牠吃、給牠住，牠就該替我看守雞鴨啦！

一養就是兩隻，普通種；取名波比和畢基，都很活潑可愛。

幾個月後，牠們都長大了。據我觀察：波比逢人就吠，有點神經質；畢基經常默不作聲，有點不好惹。本來有很多小孩子常來拾柴，但給波比一追，又聽見畢基的鼻孔輕輕一哼，說什麼也不敢再進入我的芭場——這麼說，要是有人想在晚上潛入我的雞寮鴨舍，恐怕也會考慮再三。

但我並不希望我的狗咬人。可不是？萬一咬到過路客，給牠一鬧，自己總要吃些虧；何況波比和畢基都是無「禮申」的，屬「野狗」身份，如果因「基於安全理由」而被人告發，準逃不了射獸人員的槍彈。謝天謝地，總算牠們沒有給我添麻煩。

所以，某一日黃昏有人來我家申訴，說他的女兒在回家時被我的狗咬傷了，我怎麼也不相信。那人來勢汹汹，好像要把我吃掉的样子；我因為有主觀的想法，也就不把他放在眼內。等到他說明「肇禍地點」、「兇手形象」及搬出「人證」後，我才大大嚇了一跳——原來是畢基幹的好事，果然牠有不可捉摸的性子。

「咬得很重吧？」我感到歉疚。

「連骨頭都快看得見了！」來人把眼一睜：「你看怎麼辦？」

還有什麼辦法？只好賠點醫藥費了——這也就是來人的本意，想也想得出。我向他建議：立刻帶女兒到鄰埠的私人藥房去打針，以防瘋犬菌或發炎什麼的；召不到「德士」，可包「霸王車」前往。一說完，就給他兩張「紅老虎」；我出手「大方」，他收得「爽快」，這中間沒有半點牽強的成份。

從此，白天我把畢基綁住，晚上才恢復牠的自由。

不讓牠再有機會咬到「良民」，我可以心安理得了；但一想到那個被咬傷的女孩子，還不免有點掛慮。幾天之後，正想去看看她，却很巧在芭場的路口碰着了。她告訴我：傷口就快痊癒了；只是用鹽擦擦，再塗些藥水而已，並不會看醫生。

「你爸爸……」我想追問。

「他說是小事。」

是真的不會看醫生！這使我想到了：女孩的窮父親拿了廿塊錢，大概覺得買油買米更重要，於是就不顧其他了。咳，女孩的痛苦——甚至生命——就只值廿元？當然不；可是，在生活的面前，這似乎又是事實了。

# 期待

老樹已掙扎着倒下去了，一聲轟隆的巨響——它又使人驚異死亡的迅速。新樹已從土裏長出了，經過陽光的扶助和雨露滋潤，綠葉便出現在枝上。

聽吧，人類也向宇宙之神標榜一個新的時代。

腐敗的物質早已被拋棄，一些陳舊的跡印似將逐漸隱沒。瞧文明的道上儘是新奇的景象，叫宇宙的創始者瞠目咋舌；千萬年這本是個幻夢，如今這個幻夢踏着步子來到現實的境域。

你說：人類的期待已化成了奇蹟。

我說：你的頭腦正被奇蹟迷惑着，你忘了另一個從未實現過的期待！

我們且拉開記憶的帷幔：莫問時間長遠還是新近——

就在某一天，不同膚色的健兒們齊聚在競技場上，傳統的火炬匹配炎陽；柔和的樂聲中，千百隻白鴿飛向四方。接着，那黑壓壓的人群沉默了，祈禱代替了鼓掌。

人們期待一個永不流血的將來！

你見過野火的蔓延嗎？可怕的濃烟遍及荒蠻的山林，結果百獸慘遭生命的永別。有人說，黷武主義者正是野火的化身——啊！讓我們掩起耳朵吧！殘酷的比喻令人震顫。

苦難的時代早就該結束了！這顆有海，有陸，有三十億人群的行星是日新月異的；說吧：為什麼強者還繼承往古的暴虐？這是現世紀的絕大悲哀！

可是，我們仍要期待！

# 落葉

一片落葉在窗前飄下了。

枯黃的面容，殘缺的生命，構成了落葉的淒涼。當它在枝上掙扎的時候，它已經害怕陽光的撫愛了；隨着，陣風結束了它的晚年。它飄忽在空中，立刻感覺到自己去了往日的一切；它離開了成群的友伴，也離開了在身棲息的小鳥。最後，它在我窗前尋着了安息的地方。

我知道它是來自不遠處的一棵樹上。那棵樹早已把春的歌兒唱過了，如今還不是在等待命運的安排？在它根土上散佈着許多生命的碎片——落葉——這雖然是記憶中的創痕，但却不遠離而去。

為什麼這一片落葉竟這麼孤單呢？

是風兒的牽引使它流落他方，讓它在日子的消逝中遺忘。我又想：或許是它不願增添老樹的悲哀吧？你看，樹上的幾片綠葉已沒有了光澤，不久又將落下了。雖然有嫩葉增長，但老樹是緬懷着落葉的。……

夕陽向西墜下，日子又走了一段路程。落葉的飄零正是時間消失的訊號，使我驚覺年代已經換了。我當然願靜悄悄地從歲月的縫中逝去——像窗前的這一片落葉嗎？那是忽視了生的光輝。

落葉叫我拋棄往日的昏沉！

# 孤星

落日送走了黃昏，天色暗下來了。

天空沒有月，只有疏疏落落的星點。在黑幕的籠罩下，一切都沉睡了，除了那飛舞在蕉葉間的流螢——星兒和牠簡直就是夜景的點綴，帶來了迷人的詩意。

但，我却愛看那遠遠的一顆孤星。

極目望去，只見那裏是灰濛的一片；孤星昏昧地眨着眼睛，彷彿是困倦了。無邊無際的蒼穹，此刻更顯得隱秘，猶如虛無的神威那麼使人驚畏，因此孤星便沒有偉大的氣魄——看看它要消失了，像塵沙跌進無底的深淵。

孤星該有淒涼和寂寞的感覺吧？要是它能和中天的同伴會合，同向大地投下親切的微笑，讓天真的小孩們指着，數着——璀璨的光芒能使小孩們忘掉一切，那時，它便也成了小孩們的寵物，雖然它不能投進小孩們的懷抱裏。但是，如今它是遠遠地離開了同伴，為萬物添上了一份傷感的情懷。……

我低着頭，想起了自己的處境。說實話：自從踏上了生活的戰場後，我才知道世間原來像一個廢物坑，裏面裝的盡是污穢的垃圾。我不滿現實，尤其是那冷漠的人情和為一己之利的鬥爭，因此我孤立了，而且還被目為傻子。現在，我正如孤星一樣感到離群的悲哀。

可是，孤星仍舊閃爍着光芒！

我呢？也該和從前一樣振作哪。……

# 明天

當夜之魔統治着大地，你想着那將要來臨的明天。

聽狂風帶來樹的呼叫，暴雨將要增添夜晚的恐怖。貓頭鷹停止了啼聲，蟲曲也顯得微弱了；一幢幢的屋子彷彿是幽靈的現形，搖擺的樹影酷像魔鬼的張牙舞爪。果然，大地浸浴在雨中了。

暴風雨是不是一直繼續到明天呢？

沒有偉大的預言者可以告訴你真實的答案，因為天有不測的風雲。在生命的過程中，我們也一樣對未來的日子存着猜疑；不過，我們都希望幸福的到來。

你依舊站在窗前，靜靜地為自己禱祝。

明天是不是一個多彩的日子？你心裏應該有一個淺顯的概念——除非幸運之神帶來了突變。如果你曾對生命感到厭倦，你便無須留意你的時間，因為明天——那多彩的日子——正停留在崎嶇不平的路上，你必須堅忍地引帶他來到日子的隊伍中。

你知道許多人有着美麗的憧憬，期待着無數美好的明天實現；他們確實不停地奮鬥，甘為理想的生活而付出絕大的活力，因此悲詞闖不進他們的語言。

平凡的明天來了，但不要埋怨和失意。工作到黃昏吧，然後再期待另一個明天！

一九六一年七月

# 故事

雖說時光奪去了我的青春，但我仍喜歡傾聽故事。在靜謐的夜裏，我的友伴老喜歡講一些現實的故事，因此使我對渾濁的人間感到莫名的痛恨。有時，我爲了排除心中的寂寞，便向書中尋覓偉大的故事，再從偉大的故事中尋覓我景仰的人物。

正像飄浮不定的雲彩一樣，故事的情節是多變化的；從盤古的開闢天地到今日的征服星球，其中有無數可歌可泣的傳說和實情。我崇敬故事中的英雄，因爲他們捨棄了生命而去扶起快倒下去的正義的旗幟——這種故事並不輸過治人百病的仙草，原因是它不但喚起了弱者的再生，同時也使強者的邪念匿跡。然而有人却過份渲染那大逆不道的史蹟，讓那些以他人的痛苦來取樂者顯得瘋狂。

從我上學的年代起，故事的引誘便勝過母親的兒歌。面對着老師的表情，我像置身在一個虛幻的境域中。我曾想拯救白雪公主的苦難，也想入洞尋找阿拉庭的神燈……然而鐘聲却驚醒了我得意的美夢，使我感覺到現實太缺乏機緣和巧合。那些故事中的的人物循着善報惡終的因果關係而被虛構而成，目的是要告誡孩子們不可破壞人間的愛。但是，有些孩子在惡環境的薰陶下變了本性，於是純潔的心滲進了污水，而故事也就失却了那一股無形的力量。

日子的生命是無限長的，而故事也有長遠的將來；過去的記載已成爲故事，然而却充滿着血腥和哭泣。如今我只有憧憬美好的明天——它將給我們帶來幸福的故事，如果罪惡的巨掌不再向人類施展暴力的話。

童稚時的天真已離我而去，成熟的心又不許殘酷的叩問。我這麼說，你一定裂開血紅的嘴嘲笑我的愚蠢：多難的人生不是能增加故事的曲折離奇嗎？

我只好抬頭看看夜的天空，將自己的思潮化做無語的陳訴。



# 我的歌

當月亮掛在樹梢的晚上，我最愛大地的一片柔光；看椰樹輕輕的擺動，夜風吹得並不匆忙。這時，我漫步在小徑上，唱起我的歌，但歌聲是低沉的，爲的是在月夜的懷抱裏，我不願我的舉止顯得太過放縱和魯莽。

我要唱些什麼？腦海裏正在急急的想。歌唱一個夢幻中的天國麼？那似乎有點荒唐——此刻我耳朵所聽到的，只是唧唧的蟲兒的聲浪；這平俗而單調的音響令我討厭，激起我滿腹煩悶在盪漾。

是的，我愛寧靜愛得深切，愛得瘋狂。也愛月姐麼？也愛的，因她像聖母一般的和藹慈祥。你知道：雖然寂寂的礁湖沒有大海的喧嚷，但它那無聲的生命却充滿着溫情，像一篇美麗的詩章。山林裏，一聲虎吼促使正在覓食的小獸們逃亡；吼聲停了，山林也就靜了，於是安適才代替了驚慌。你看，在煙火瀰漫的國度裏，血腥，屍臭，呻吟，叫喊，都使大地增長骯髒和淒涼；那裏的人們將命運交給全能的上帝。祈求永遠的平靖和生命的保障。

世間果真沒有安寧的日子麼？

罪惡的魔心能在夜裏產生慚愧的回想中找回失去的善良——這迷人的月夜正向大地施着親切的撫愛，遠方的欺凌和屠殺該終止了吧！讓這世界像小孩一樣地安眠着，再從夢中尋回天堂。但是，當夢去了，天亮了，渾濁的人間又像大洋一樣掀起了洶湧的波浪。……

星兒眨着眼，似乎驚異我的歌聲已轉趨激昂——

雖然英勇的靈魂經已遭殃，那毒鞭的猖狂却逼使弱者

走向斗爭的疆場。真理的火把被盜走了，勢力的熱焰到處囂張，然而，苦難的人們已抬頭，並且將生存的意志化成無比的力量！



# 盲者

在光明的路上，我遇見了一個失去光明的人。

那枝陳舊的木杖就是他的燈。前方的路有着窟窿和積水，還有一些頑石和木塊；緩慢而零亂的步伐顯示摸索的艱困，同時也表現了生的剛毅！看太陽為深弄小巷佈滿光芒，然而却無法破除他的黑暗。

我閉起眼睛嘗試黑暗的滋味，結果我覺得像是會見了死神，而死神又賜給我一片在無星無月中的沙漠。我立刻對這盲者產生深切的憐憫，於是我走上前攙着他，助他走一段艱險的路程。

我記下了他那帶着悽愴的訴說——

我也曾看過歡樂的場面，但卻沒有嘗過一滴生命所賜予的甘泉。年青的時候，我這雙目閃着水晶球的光；我能看清山腳下的村落，也能認出高空中的雲雀。不幸我無法逃避災難的降臨：意外給我的勞力帶來了酬報——它損害了我的眼睛。

先生，我盡情地哭過了。

世界不就是一個醜惡的熔爐嗎？我看不見了，我一度高興自己的解脫。但是，只能再向命運流着眼淚，不能從解脫中得回那顆安靜的心。你知道宇宙的來源已無法考據，人類的歷史也是湮遠的，因此我很想多看看這多彩的世面。

先生，我的夢想很快就消失了。

然而我還有生命，我仍要堅強地活在這永恒的世間！

（六一年七月）

## 醉漢

是何方飄來的憂鬱使你喪失了清醒？在昏沉中，你垂着頭，走進了深幽的酒吧——這陌生的地方有着迷人的情調，但却不能使你圓睜無神的眼睛。

一聲微弱的叫喊，盛滿酒的杯便呈現在你的面前。你高高的舉起酒杯，想鎮壓心裏的亂麻；當一陣牛飲過後，你依舊沒有振奮過來。你覺得那醇烈的酒像庸俗的淡茶，不會帶來刺激。妖艷女郎開着血紅的口，響着揶揄的聲調，走來了，走到你的身旁坐下一一你說：走開，這一朵無味的野花！

接着，你忘記了自己的所在，忘記了那數十對盯着你的眼珠。你像處身在魔宮裏，祈求一些新奇和胡鬧，於是你一忽兒發出急雷似的咆哮，一忽兒又指着人說傻；零亂的舞步配着不合拍子的哼調，使得酒客群中起了一陣喧嘩。

我知道你不曾看清高雲後的藍天，就像夜行人認不出遠處的景物。你看天色漸漸沉下來了，一陣風過後，太陽又重新為大地披上光芒。雨呢？已經到山後去了。——你無法忍受暫時的煩惱，於是讓生命史上刻下創疤：從酒吧出來，你昏沉着腦子，搖幌着身軀，走着，走着，一頭市虎帶來了並不十分慘重的意外。

你仍要尋求消極的快樂麼？那快樂像絢麗而短促的彩霞。

## 給撒謊者

我遇見了你，因此理智失却了往日的清醒。你那不停地翕動着嘴巴，正如美女的櫻唇誘惑着我；你的手擺動得那麼輕巧，彷彿是美妙的舞蹈在我眼前出現。於是，我沉醉了，我忘却了一切的損害和不幸。

你把災難說成幸福，掩飾了所有的眼淚和叫喊；你把暴力的摧殘說成蓄意的保護，結果抑制了人們的憤怒。你用的語言是多麼美麗，流利的聲調好比悅耳的鳥鳴。

你嘻笑着走了。

我定神地瞧着你的背影，這才發現你原來是真實的騙子。一切的悲哀和痛苦仍在人們的心中滋長着，而你的話也就變成了夜狼對星兒嗥叫的那種恐怖的聲音，叫人不寒而慄。你身上的衣裳是華麗的，因此你顯露了虛有的外表，然而你却沒想到時間是你的解衣人。

冬日裏，屋頂上蓋着白雪，寒風正刮着禿樹——這怎麼是春天的跡象呢？你的謊言只能在人們的耳裏停留片刻。當然，無知者難免輕信了你的解釋，於是他們便埋怨蒼天為什麼要讓春天變得肅殺？

啊！從此我不再聽你那另有企圖的慰藉！

# 無辜者

這是一隻籠中鳥的呼喚——

當我還在巢裏過活的時候，我已嚮往外面的天地。母親忙着去尋覓食物，有時從破曉工作到黃昏。夜裏，我懇求母親講述一些外面的故事，但疲倦促使母親闔上了眼皮。

當我會唱歌的時候，我的翅膀已茁壯了，羽毛也顯得豐滿。我開始飛出狹小的家，在樹枝上往返地跳躍。童年已過去了，我沒有理由再要母親養育——我用勞力來充實自己的生命，一如我母親那樣的偉大。

遠山是蒼茫的，但我仍想去那兒結識一些朋友；雲彩是那麼高，但我也想直飛上去和他齊平。綠油油的大地，襯托着一彎溪水，可愛極了，叫我感嘆自然界的奇異和美麗。我翱翔着，廣濶的天空任我橫衝直撞；自由的境域充滿着清新的空氣，誰處身其間，誰就忘了痛苦和不快。

不幸我不能在幸福的圈裏長久逗留——一個人將我擊傷了，我又逃不出災難的魔掌，結果被關在籠子裏。生活的轉變猶如麗日的一陣驟雨，太突然而且太無情了。

我做過什麼錯事嗎？我是生活的忠誠奴僕，我不會陷害於人。這緊鎖着門的籠——這牢獄，好像千年荒穴那麼死氣沉沉，約束了我的自由，扼殺了我生的意志。

還有我那年邁的母親……

放了我吧，別把我的哀鳴當作美的旋律。

一九六一年七月

# 遠征

車在柏油路上飛馳着，窗外的風吹亂了我的頭髮。

從薄霧中的山城出發，現在已是黃昏了。落日的餘暉照在遠處的山頭上，爲蒼茫的暮色帶來一份光彩。路旁的茅草婀娜地搖曳着，彷彿在告訴旅人曠野中的寂寥。

我們就將抵達住宿的地方。

雖然經過勞碌的奔波，但我們的精神仍舊是振奮的。歸鴉在空中掠過了，一陣啾啾劃破了天空——牠們並沒有擾亂我們的思潮。此刻，我們正回想着一路上所見的景緻：

廣濶的棕油園有雄偉的氣魄，猶如綠波奔騰的海洋。蒼翠的橡林是祖國優秀的兒女，軀體上的刀痕像一篇英勇的詩章。看那新開墾的芭地，數不盡蓬勃生長的膠秧。隱秘的，無邊的森林，經過拓荒者的採伐後會變成令人喜悅的農場。

甘榜裏的流水是緩和的，象徵着土地上的平靖。市鎮上的道旁擺着熱帶的果品，榴槤的飄香使人念念不忘。瞧渡頭上的人群，在來去之中參雜不同的語言和膚色；對岸，那又是一段令人興奮的路程。……

當大地披着夜幕的時候，我們已看見燈火了。

讓我們休息。明天，我們還要繼續前進，繼續爲半島上的山河詠歌。

# 夜歸

我曾經有過恐怖的經歷。

那是往年的一個晚上，天空中只有群星閃爍；村莊安睡着，野外更顯得深沉。我一——一個在生活道上顛簸的人，正從遠地駕着車子歸來。

因爲時間侷促，我選擇了那條短程的狹窄的荒路。

真是名副其實的荒路啊！在鐵絲網還未拆除以前，它只讓兵士的靴子踐踏。野草侵佔了它的身軀，而它只能默默地忍受；再過幾年，它就會無聲無息的隱沒了。想不到如今它也跟着白區的人們而歡欣起來——白天，大小的車輪都在那裏滾動了，它於是唱起生命的頌歌。不過，晚上它仍舊是靜寂的，一如往日的淒然。

過了一道園坵的鐵柵門，我便處身在荒路上了。

蟲聲太嘈雜，彷彿是代替夜的精靈在哭吼。兩旁的森林是黑漆漆的一團，偶而也傳出幾聲怪叫，驚嚇了我底心房。車燈並不十分明亮，因此我全神貫注前方的路。聽說從前這路常有老虎和野象的出沒——我總希望這是查無實據的傳說。我暗自禱祝：全能的神，你就讓我安全地渡過這幾乎使我窒息的難關吧。

我知道，神是虛無的。

一隻不知名的夜鳥突的從草叢中飛起，帶給我一陣恐懼；接着又看見一條小花蛇從路上越過，使我越加擔憂猛獸的出現。隨風婆娑的葉影像冥冥中遊動的幽魂，從周遭撲向我的身子。……………

我不敢多看，也不敢多想。

遠處的燈火出現了，我噓了一口氣。先前的緊張和胡思已化成值得回憶的往事——我嘲笑自己的胆怯，多疑；勇敢前進，目的地終於到了。

你說吧：生命的旅程和荒路有什麼兩樣？



# 垃圾

那黑色的木桶又裝滿了垃圾，令人惡心的臭味散播在空氣中。一群蒼蠅正叮着各種腐化的物質，貪婪地吸取生命的養料，滿足之後，就在空間飛起來了。

陽光照在狹窄的道上，一個衣冠楚楚的富者從那裏走過——是機緣之神的撮合才讓他看見了垃圾。啊！你看他用手巾掩護了油滑的潤鼻，眼珠閃着過份厭惡的光。他彷彿處身在想像中的屍倉，不敢呼息，不敢張望。他大步地走着，終於遠離了垃圾。在清新的空氣裏，他向天訴說了心中的感受。

垃圾像死神一般扼殺了我的生命。那潛存着的危險——那肉眼看不見的細菌令我萬分震顫。我嗅慣了芬芳的花味和使人垂涎的肉香，因此我害怕那陌生的氣息。從今日起，我再也不走入骯髒的深弄小巷，再也不讓我的軀體遭受垃圾的損傷。……

太陽被一朵烏雲遮住了，看樣子將會有一場大雨。這時正有一個瘦弱的老人急忙地用木枝翻開桶裏的垃圾，希望能得到一些可以賣錢的鐵罐或其他。你看他低着身子，雙眼出神地在探索——生活叫他變成了一隻蒼蠅。雨點落下了，他依依不捨地躲到不遠處的牆角下，對着桶裏的垃圾發呆。

別以爲那是令人唾棄的腐物，有時它真能使我歡暢。在風風雨雨的日子中，我從那裏檢取了多少使我活命的東西。窮苦使我忘了疾病的根源，一如極度口渴的荒山旅客忍不住飲下了有毒的泉水。……

垃圾，原來是一部份人的寶物。



# 歌者和聽衆

## 一

一個被稱爲偉大的歌手正步上堂皇的戲台，站定了，然後唱出廿世紀的繁華與荒唐。

聽！他頌讚燈紅酒綠，說那是歡樂的象徵。他只記得上層社會的糜爛生活和得意的行徑；他的顯示，一如孔雀在陌生者面前開屏。

「動聽極了！」

「有意義極了！」

聽衆像喝了一杯醇酒，又像跌落在詩的境域。他們的心聲已被表露，因此他們對歌手有無限的景仰。

突然有一個衣着不很講究的老者悄悄地離開了座位——沒有人投以驚奇的眼光。歌聲雖一樣地鑽進他的耳朵裏，但他的心靈早已麻木。沒有停頓，沒有回顧，只是向前走，走向那上流人討厭的地方。

「我不會聽他的歌——那歌手不是忽視了苦難的人們嗎？啊！我聽過的只是一陣陣的呻吟、一陣陣的哭號——這才是歌——才是我聽得懂的歌！」

## 二

在這條街的盡頭有一棵查里樹，樹下坐着一個遠方來的客人——他是一個半瘋癲的歌者，終年引吭高唱，希望過路人投下一份同情。

現在，一群人正圍着他。

他先把失神的眼睛微微睜開，看看藍天下的幾朵灰雲。接着，他重重地嘆了一口氣，開始用悲哀的調子來描述他的遭遇。他的喉嚨彷彿經過病魔的煩擾，因此聲音顯得沙啞。在唱詞中，他似乎咒詛萬物的創始者爲天地鑄造了不平的根基，以致萬代子孫承受現實的虐待——他就是一個被冷漠的人情所迫害的不幸者。……

「他簡直是在哭！」有人這麼說。

他管不了旁人的言論，因爲他需要發洩、需要控訴——那隱藏在腦裏的殘酷烙印是千百年的氣憤。他的情緒激動，於是就高喊了數聲，接着眼眶也濕潤了。

「原來是個傻子！」

他捲起褲腳，讓人們看看他的右腳下的大爛疤——施捨一點吧，可憐他這將要殘廢的孤貧者。但是，他失望了，因爲爛疤的醜陋和奇臭嚇走了人們——

「走啊——還聽他的歌幹嗎？——那污垢的一身像垃圾桶裏的腐物！」

# 寄

如果沒有記錯的話，我投寄給你的那封短簡該有三個月了，就像旱天裏的人們渴望大水一樣，我迫切地等待你的覆信。

今夜，繁星又出現在天上。我斜靠着窗扉，仰望密麻的星斗。漸漸地，我閉起了眼睛，想起你那副枯乾的面容和瘦削的身軀。在過去的日子裏，你老是唱着哀歌，因為家庭的困境帶給你太多生活上的煩惱。憂鬱代替了笑容，結果使你隔絕了許多友伴；你不接受陽光的撫受，只躲在斗室裏，靜悄悄地沉思。如今你已回到遙遠的山城——那兒有淳樸和清新的氣息，也是你的出生地，不知你可曾活躍起來？

雖然時間的水流帶來了隔膜，但却不能沖淡我對你的思念，因此我便提筆疾書，寫下了片斷似的心語，希望你以後能一改以往的孤僻和沉默。但是，那封短簡竟像神箭一般破空而去，沒有消息了。

我想你仍舊在折磨青春，讓衰老提早侵害你的年少，不然，你怎麼不因我的鼓舞而歡欣？音訊斷了，彷彿是你隱身在深山古寺中，不想對塵俗表露超脫的心。

誰能對未來的日子作肯定的預言呢？你本對生命抱着絕望，因此斷定痛苦將繼續下去，一直到死神的降臨。但是，一朵垂死的花，在經過雨露的滋潤後會煥發起來——你不想點燃生命的火花嗎？

莫問誰把你的歡樂偷了。

你且抬起頭，振奮精神向前走去，因為荊棘踐平了便

是坦途；那時，你便會知道勇氣和堅忍能使歡樂再生！

六一年七月



# 奔

你看瀑布從高處直瀉而下，順着河道流入浩瀚的大海。水的奔放是一股巨大的力量，沒有頑石能阻止它底去向；在自由的懷抱中，它快樂得唱出不少動聽的歌。

你看曠野上的馬兒馳騁，那俊美的姿勢象徵力的呈現；馬背上的人兒一嘶喊，一揚鞭，橐橐的蹄聲便有如壯鼓一般地震撼大地。

你再看運動場上的健兒們競走：號令一響，幾十隻飛毛腿踐踏着泥塵，拼命的向前衝！角逐過後，周圍的觀眾歇歇底里地爲勝利者的成就而發出由衷的歡呼。

——這就是奔！

我何曾不把腳步加速？在和朋友遠足時，我老愛走在朋友們的前頭；當然，朋友們也都不甘示弱。於是，一場激烈的奔便表演出來了！顧不了逆風的阻礙，更顧不了蒙在眼鏡上的汗氣，我發狂似的向前跑，直到筋疲力盡時，我才停在樹下歇息——有的朋友們越過我，有的却被我拋在老遠的後頭。

路人都說我們是一群傻子！

但我們却記起了奔的啓示——

奔是急速的，豪氣的！在前進的時候，呼呼的風聲好似在吶喊助威，天地也好似比原有的擴大；除了目的地外，腦裏忘記了一切——不顧忌絆腳石嗎？不！因爲胆子壯了，一如軍樂聲中的兵士。雖然有時跌倒了，但却迅速地爬起來，直往未完成的征途奔去！

我們正處在青春時代，一身的精力是如何飽滿，可是

有的却在生命歷程中表現懦弱、沮喪、畏懼、猶豫——既然不能以穩健的步伐達到燦爛的境界，那又何妨拿出勇氣來作一番激烈的奔呢？



# 昨夜

在夕陽斜照的道上，我和你並肩走着。

今天是十五，皎潔的月兒不久要從山頭那邊露出來——在銀色的月光下，遠處的村落一定顯得出奇的美麗；而我們，也將各自有一個美麗的夜。這麼一想，我倒聯想到昨夜。

我問你在日記簿上如何把昨夜描述？

你的面龐神彩煥發，使我意識到你的內心存着喜悅；我想，你一定是做了什麼近乎驚天動地的事。接着，你訴說了——我感到異常驚異，原來你只是從書堆裏找到了人生真諦，同時在研究歷史方面有了新的發現。昨夜的你，一如求學時代一般的愛惜光陰和書籍；這種刻板而乏味的生活，簡直和白老鼠玩輪子沒有二樣。

但是，你有你的獨特的理由，使我聽了禁不住沉思片刻。你以為人的生命是應該好好地被利用的，因為它並不久長；時代不落後，不停留，那正是由於許多生命發出光輝所致。

我只向你說我在昨夜作了一個夢——就算是夢吧，雖然我知道自己曾把白髮當作衰老的象徵，深恐黃金時代偷偷地隱沒。已經不止一夜了，我把過去的積蓄拋進罪惡的淵藪裏，追求過眼雲煙似的欣慰——在白天，我重視了惡者所給予的指標，盲目地踐壞了幾許花朵；一到大地披上黑裝之時，我便以瘋狂的舉止來舒暢我自以為苦悶的心胸。

昨夜的我染有世紀末的頹風！

讓美好的事物留存或滋長，這是前人說過的話，因此，你該本着好學不倦的精神去揭開你面對的隱秘。即使今夜將落下暴雨，你仍得點燃桌上的那盞油燈；昨夜的事要在今夜重演，這樣，你將有個燦爛的明日。

我當改變我的生活，只是惡習性根深蒂固，不能立刻恢復我原本忠誠的面目。無論如何，從今夜起，我要把昨夜的事忘懷：希望在明天我能對你說：我有一個富有意義的昨夜！



## 囑

太陽快下山了吧？看整個房間陰沉沉的，使我意識到黑夜經已躡足而來。孩子，爸爸是不怕樹影和蟲鳴的；在壯年的時候，我還曾在深山裏住宿過，並且還樂於傾聽猛獸的嚎叫呢！我早已把自己的經歷編成有連貫性的故事，在每次的中秋夜晚爲你講述；你呆視着我，眸子裏飽含了幾許驚異。

爸爸從遙遠的北國渡海南來，到現在雖然還不夠半個世紀，但一顆心早已歸於這富饒的第二故鄉。我的足跡快遍佈整個半島，我的血汗也滴染了不少土地，可是，我肩負着重擔却仍然沒法卸下一一孩子，爸爸從來不感到悲觀沮喪；只要陽光不使我昏眩，我當照舊獻出殘餘的精力，爲你而找尋一線生的光彩。

不幸爸爸就要倒下去了！

因此我開始害怕群星閃爍的時刻，彷彿自己置身在冥獄中。啊！孩子，我知道你向來對靈魂的歸宿不感興趣，認爲那是一種絕頂迷信的說法；不過，你要瞭解爸爸此刻的心境——想像中我一定不能夠獲得安息，這不是等於在活着的時候受着酷刑嗎？

爸爸像一頭躺在棚裏的老牛，喘息着、呻吟着。從前過度操勞，如今換來一身痼疾。那天，當我踏入醫院求治的一刻，由於不會打着洋腔，結果引來一陣粗言暴語。怒火塞滿了我侷促的呼吸器官，幾乎支撐不住身軀——不！是一副骨骼！爸爸屬於低層階級的勞働者，但却也曾爲國家開拓疆域！

你看你哭了，淚水滴濕了千瘡百孔的衣裳。爸爸也要哭，但却緊閉眼睛——你要明白，我很想在臨去的時候給你一絲微笑，作為由於你快長大成人而感覺到的快慰。我實在不希望你用過份悲痛的方式來表示孝順，因為你有遠大的前程，需要開朗的心胸來排除一切挫折。

一生辛苦耕耘，爸爸終能養活你！不久，孩子，你將顯得寂寞孤單；當你不能安睡時，你就在我的遺像前坐下吧，然後回憶我說過的英勇事跡。爸爸的故事將會鼓起你生的勇氣；同時，你也得避免虛偽的蠱惑，讓忠實的品德長活在心田！



# 日光

像負着重擔的駱駝一樣，你在無垠的沙漠上走着；雖然天地之間經歷了數場駭人的劇變，你却繼續着步伐。在公元之前，你誕生的日期已無法來一個精密的計算；從有日曆起，你已被昭示着快二千年。世界上，只有神經過敏的科學家們才敢替你預作輓歌；你的生命將是沒有止期的，人類的後代子孫會陪伴着你長征。

從過往的史頁，從現時的記載，我發現你的軀體承受着無法擺脫的苦痛；煩惱像億萬的亂絲，把你困在迷惑的陣裏。大地的子民追求着形形色色的慾望，遺棄了幾許忠言和殘酷的前例；因此，你的身上便滾起了熊熊的灼人的火焰，顫抖的聲浪也隨着在各個角落此起彼落；在另一邊，歡樂的影子從一個天明舞至另一個天明，空氣中的血腥被醇酒取代——可是，你仍舊向前踐踏未走過的路子，彷彿有一種信念在驅使着你。是麼？我相信你是不會否認的。

許多生命的集合，把現實編造成一個變幻無窮的夢境——我說夢境，是因為人們到現在還不知道自己做了一些什麼罪惡！儘管你淘汰了無數的事物，可還有人說你逝時有如蝸牛爬樹，禁不住在斗室裏用傷感蠶食生的意志；由於耐不住你帶來的漫長，結果攀上絕望的峰頂，向山川草木投下最後一瞥。但是，另一部份幸福的寵兒却咒詛你的快速；他們怕你搶走青春——雖然你一定搶走它——便不分晝夜地尋覓歡娛，忘了要把未來的年史添上光輝的幾句，而你也就難以呈現完美而無瑕的一身。

不過你當不會感到失意，因為有絕大多數的善良的子民不想毀滅這個閃爍着進步字眼的塵寰。即使你不能卸脫心頭的陰霾和撲滅跳躍着的怒火，你仍可從無邊無際的征程中找到一塊樂土。你知道了種種罪惡的根源，何妨留下幾行深刻的話語，讓懷着宿願的一群引作艱苦奮鬥時的警鐘！



## 窗

一個消沉的年輕小伙子正坐在鴿子籠式的房間裏尋思——他上天入地的想，彷彿忘了時間的飛逝；隨着思潮的指引，他一忽兒置身在縹渺的天國，一忽兒又跌入陰森森的煉獄裏。

待到他真正醒來，這才覺得四周一種煩悶的氣氛所罩，有如廢墟裏的灰燼一般使人窒息；他抬頭一看：啊！窗戶還緊緊地關着。怪不得快一整天沒受過陽光的撫摸和涼風的吹刮；頭腦的感覺也是重甸甸的，好似被一塊巨石填塞。

他於是推開窗！

立刻，斗室裏呈現一片明朗。透過窗架，他看清楚了一向被自己忽略了的籬笆上的牽牛花和蔓延的草；那欣欣向榮的外貌正和自己的落魄形成強烈的對照。窗外的世界是屬於大家的，廣濶的境域裏鋪有無數的大道小徑——在那裏馳騁，總該比私下裏長吁短嘆好吧！

他聯想到一則窗的故事：提琴怪傑帕格尼尼在深夜的羅馬街頭散步，看見一個焦急的琴手站在路旁，望着各間住宅的窗門——他期望樓室裏的人們能把窗開一開，聆聽他的拉奏，然後賜下一二枚銅幣。帕格尼尼的臉上綻開一絲笑容，把那琴手的提琴取過來，隨着一運弓，美妙的旋律便盪漾在夜的空間；不久，各住宅的窗門都開了，銅幣接二連三地擲了下來。……

前人都已經說過了，做事要有勇氣和信心。眼前是一片荊棘，剷除它，你就能達到你要到的地方——別人沒有

爲你而開拓道路的義務，這正如聽衆不會先爲琴手而從窗口伸出首來一樣。



## 夜書之一

在月台上，我們的沉默大大增加了別離的傷感。時間是多麼的寶貴——遠處響起了火車的鳴聲，不一會，我們就要分手了。照理，我們應該趁機將心中的話盡量傾訴，然而，似乎是受了悲哀的情緒的阻止，使我們變成了有苦無處訴的啞吧。你低着頭，右脚在地上畫着圓圈；你提着的皮箱是太重了，但那是你堅持要幫我提的。

火車來了，那急促了車輪轉動的聲音很令我們厭惡，因為它像一支無情而嘈雜的曲調。搭客並不擁擠，因此我輕易上了車；你也要上來，却給我謝絕了。我坐在車廂裏，你站在車窗旁，於是我們互相給予祝福，而你——啊！你竟哭了！哨子一吹，青旗一揚，於是火車開始慢慢的蠕動。

再見——我真摯的弟弟。

新山逐漸離開我的視線，我本想再極目望一望它的影子，但是，由於心底的惱絲在作祟，就連窗外的景緻也無心欣賞了，只是想着過去的學校生活——你是一個超齡的學生，而我又是年青的，因此我雖身為教師，但並不顯得老成。我不知道是你十分懂事還是我過份稚氣，總之我們相處得很和諧，完全沒有師生之間的隔膜存在。雖然如此，你却還很尊敬我，充份表現出一個好學生的態度。我和你混熟了，發現你有善良而又柔弱的個性；我喜歡你，因此就把你當作弟弟一樣的看待。……

回到家裏，我一連幾夜沒有好睡。

一拿起畢業班和你的照片，我就有無限的感觸。記得

嗎？當你領畢業文憑的那一天，學校裏還舉行了一個畢業茶會——這是你們畢業班發動舉辦的，藉此向辛勤的老師們叙別。然而，沒有想到校長在演講時竟哭出聲來了，接着副校長也以悲痛的聲調訓了你們一頓。老實說，當時的氣氛太使人難堪了；我靜默地坐在一個角落裏，儘對着桌上的糕餅發怔。校長的眼淚和說話如一塊重大的石頭壓在我的心窩——我替畢業班的同學們感到羞恥和難過。

我不是罵你，因為你並沒有做錯事。校長之所以生氣，原因是畢業班的同學太不自愛了：在別離前夕也蓄意將教室搞得亂七八糟！我記得，那時候的你也怕得連頭也不敢抬起來。弟弟，你承認你那班的男同學太頑皮嗎？如果他們規規矩矩的話。那天的茶會一定是很愉快的。如今。我還想到一些問題：他們都好像是吃飽飯沒事做的人，懶懶散散，而且還崇尚「個人英雄主義」，管教不聽，將來怎能在社會上立足呢？

還好，你並不同流合污。不過，在最後一學期，我覺得你對功課放鬆了許多；你的理由是：不能參加會考，還讀它做什麼呢？可憐的弟弟：你竟險些兒養成了「得過且過」的依賴惡性。我會同你談過真正的讀書目的，力說進步的社會可以隨時隨地淘汰落伍的人——不管我的話對不對，你到底振作起來了。由於這點，我更加讚美你的優良本質。

你常常到我的住所來，有時是閒談，有時却認真地研究到書本上的問題。我勸人不要自卑，但自己却又有自卑的感覺，原因是有時候我不能實踐自己所說過的話；不過，我會藉努力來忘却自卑——你也有這種傾向，這是我感到可喜的。讓他人去漠視和譏笑吧，只有傻子才在那裏悲

觀、失望！

我在預定的時間內收到你的信。拆開一看：你劈頭就痛恨光陰的飛逝，使得我們生活在不同的地方。落花流水，顯示青春年華受蠶食，難免引人感嘆。過去幾年來，我從一間學校到另一間學校，常常爲別離而難過，現在大了也還是如此——嚴格說來，我這份情感是錯了。弟弟，你也知道人生的變幻是無常的：相聚轉眼變成分散，一如空中的雲朵。光陰既然是那麼無情，大家就更應該趁年青時候加緊努力學習；如果一味皺眉嘆息，對未來的日子是沒有裨益的。

這幾天老是有細雨，山城的路也變得泥濘了。然而，遠處的橡林和棕油園却顯得更蒼翠。弟弟，你一向住在繁華的都市裏，沒有見過小村鎮的樸素和恬靜，說來未免可惜。如果你有空閒的話，不妨到這裏來走一趟吧。

村犬在吠，周遭的蟲聲唧唧——我該睡覺了。然而，我的心裏還有一份懸念：你說你如今常愛躑躅街頭，原因是不喜在父親的檔子裏工作；我想你的父親一定大發脾氣，而你也心裏納悶了。關於這點，我同意你對理想的忠實，然而，你逃避現實却是不對的。目前你既無法繼續升學，又沒有向人學工的機會，便只好幫助父親工作了，一方面還可在生活的熔爐裏體驗，以便將來能從容地抵擋生活的暴雨。

夜風越吹越起勁了。

願你有一個甜蜜的夢。……

六一年，三月寄

## 夜書之二

從祖國的南端到北端，其中有無數孕育着生命泉源的園坵和載着漁船的河流；看綠葉的飄動，聽櫓聲的低喚，處處是詩意的所在。旅人們在黑風洞留下字跡，太平湖畔也響起了愛侶們的歌；高原的寒意令人不忘，東方花園的風光常使人緬懷……在祖國的土地上奔跑是一件很快慰的事，一方面還可由此而對祖國產生熱愛。

你一向對寫詩感到興趣，而且喜歡歌唱勞動生涯，這證明你有豐富的情感。在淒風苦雨的歲月裏，你不曾將生命看成灰燼或槁木，因此你的詩篇是明朗的，活潑的，一如小喇叭的音色，帶給人們無限的朝氣。可惜的是，你的生活領域還很狹小——你對祖國廣大的人民還未有充份的認識，更未看過各州的富饒和美麗的甘榜景緻。於是，在一個機緣裏，你毅然和友伴們搭上巴士，奔向那引誘了你多年的北馬。

你的情緒是無比的激動。獨立後的祖國是在逐漸進步——種族的藩籬絕不能存在，因此國土上的子民都在尋求和諧的生活氣氛。你讚美新生的膠秧，但也同情那些苦難的人群，於是，你的詩篇滲進了希望和低訴。在旅行途中，你始終是精神奕奕——你是好動的，因此旅行增加了你的快樂。

你回來後，就立刻寫一封信給我，說是「胸襟似乎廣濶了」。你本來沒有憂鬱的心思，而現在又經過自然界的薰陶和勞苦大眾的賣力所影響，你已經懂得樂觀的意義了；此後，任何折磨都不會使你感到心灰意冷。頹廢的詩句

是悽慘的代表，是生命的陰影；我只望你永遠唱着歡悅的歌。

我的祝福是殷切的。

你不能給一個熱誠的友人帶來驚愕和失望啊！

不幸，就在這個月裏，你忽然有一股淡淡的哀愁，進而厭恨母親，厭恨家庭。你曾經這樣向我訴苦：「我像一個落魄者，對來日懷着很壞的預感；我又祈望做一個無國度的吉卜賽人，到處飄泊流浪——遠遠地離開家。雖然母親會很慈祥地撫抱過我，把我當作珍珠一般的愛護，但她又太不瞭解孩子的心，使孩子墮入痛苦的網裏，悲哀着那不幸的生命！……」我認爲你應該再到外地去走一趟，讓不愉快的心境得到暫時的慰藉，然後再來解決侵害你心靈的煩惱，不然的話，你很容易養成一種過於內傾的性格——環境的潛移默化的能力是不可忽視的。

我同情你的遭遇，但也不盡怪你的母親。作爲一個「三從四德」的婦女，你母親是可以獲得某些人的讚賞的；然而，她的思想却陳舊得很。她看不清南洋的社會病因，致產生對兒子的過度奢望；她把終身大事看作一宗「未了結的心事」，因此要兒子充當「犧牲品」，以尋求自己的解脫。雖然新舊時代的悲劇產生是一種必然的趨勢，可是，兩代人都應該盡力避免衝突才對。如果面對不合理的事情而一味承受委屈或唉聲嘆氣，這又是一種懦弱的表現，將來難免在鬱鬱中過日子。

你高中畢業，却得不到會考文憑；由於考試制度不是絕對公正標準的，因此你並不十分難過。自然，你是在埋頭找尋職業，猶如一個徬徨在十字街頭的人兒。想不到你的母親竟在你面前叨叨不休，說某人的兒子讀書有本領，

一畢業出來就尋着了工作；又說悔不該給你讀華校等等，言外之意，無非是怪你不爭氣。你傷心極了，幾乎動搖了自信心——你不能這麼容易被母親的三言兩語激得如此懊喪，須知她的想法是完全主觀的。如果你的解釋得不到母親的同意，那你就乾脆沉默吧——是一種充滿自信的沉默。

你是家裏的長子，這又觸發你母親的封建意識。你已經三番四次說過沒有對象，也不想這麼早結婚，然而，母親的催促是不停的，甚至四處託人撮合你的好事。家庭的經濟生命已面臨危機，如果一結婚，日後的生活惟有更加困難；母親的理由是「家裏多了一個帮手」，却不知美滿的婚姻無法在匆忙的選擇中獲得。你感到無比的煩惱，就連夜裏也得不到安眠——這一點，你應該堅持己見。只要找一些比較開明的長輩向你母親勸說，相信你的母親是會回心轉意的。

你快活起來吧！

我很想到你家去坐談，並順便拜讀你新創作的詩篇。詩人就是偉大的歌手，願你唱出人間的美好，給苦難的人群帶來活力和勇氣。

窗外的樹影婆娑，寒意襲人。

望着天邊的星兒，我默默地爲你的前途禱祝。

六一年三月寄

## 夜書之三

你老是要我告訴你一些關於裡山城的風光和其他情況，縱使是簡單的素描也好。我希望你能到這裏一趟，因為眼睛是最忠實的僕人，它能毫不隱瞞地為你分辨出美好和醜惡；但你一直說抽不出時間，即使有餘閒也不想來——你是最不喜歡一個人出遠門的。好吧，就讓我輕淡地為這小城作文字上的描繪：

不知從那一年起，這裏便有人住了。據老年人說：三十多年前，這裏還是很偏僻的，只有兩三間店鋪，住民也不會超過八百人；那時候自耕自吃的風氣很盛，因此生活並不帶來太多的煩惱。後來，一位外國資本家在這裏開墾了大量土地，植下那蒼翠的油棕樹，接着膠葉也隨風招展，黃梨花香也滿園飄了。土地的富饒，吸引了許多勞動階層的人們，於是他們舉家搬到這裏來，開始那新生活的一頁——希望更美好的日子降臨。當然，希望只是一種心靈的寄托，要實現它就顯得飄渺虛無了，因此，儘管歲月向前邁進，而人們的生活依舊刻板、單調！

經過三年八個月的炮火洗禮後，山城的熱鬧被悲痛的氣氛驅走了。直到橋樑築起，房屋重建，人們才開始活躍起來。不料三年後，另一種鬥爭又很激烈展開，而山城的命運也達到最壞的一關——所有的住民將要被遷移他處；幸好沒有實現，這才保存了山城的生命。可是，再過一些時日，一部份住民已投身到安全的地帶去了。

蕭條啊！山城失去了原有的面貌。你見過畫面上的冬日裏的枯樹嗎？那時候的山城正像枯樹一樣毫無生的氣息

。縱使歌手們在盡情高唱，詩人們在極力讚美，山城也不會顯得歡欣。

就像春神回到了大地，山城已從沉睡中醒過來了——是自由的枷鎖已解開，以致人們在手舞足蹈。朋友，如今我就生活在這恬靜的，新生的地方，再也沒有鎗炮聲來干擾我的安寧了。

山城的歷史既是那麼平凡，因此就沒有古蹟。說到自然界的產物——諸如高山河流等，也沒有特殊的豐姿。遠處都是森林地帶，蓊鬱的樹木盡入眼簾；當人們走近森林的邊緣時，伐木聲便隨着傳來，一如非洲的神密鼓聲。較大的河流只有二條，河牀淺，流水渾濁，有時還能在岸邊的叢中找出釣竿，那是漁人安置的；大河彎彎曲曲，伸向遠處的森林——我也不知道它們去那裏匯合或搭上它們的兄弟。

這裏不怕溼雨的侵害，因為村鎮都在高地，絕沒有水災之患。不過，由於雨下得多，黃土路就會出現了一副猙獰的面目，不論是有車階級或是無車階級者，都一樣感到不便。這麼說，在晴朗的日子可就好啦？事實上却又不是這樣：炎陽高照，泥塵就缺了水份而變得乾燥，車輛一過，泥塵揚起，宛如大霧迷天；跟在車後的行人，往往要停止腳步或手掩鼻子。好在這裏不是南北馬的交通要道，要不然可就苦了旅人。

一路上的景緻是很平淡的，不過這只是一個老熟客的感覺。外來的人，眼看着茂盛的棕油樹和工人鑿油子的英勇姿態，心坎中難免有一種似羨慕，又似讚賞的感應。膠林分散各處，綠葉在陽光下閃耀，微風激起了橡濤，叫人想起了土地上的富源和幸福的日子——這裏的住民都是快

樂的嗎？正像其他地方一樣：沒有絕大的歡笑，不過仍期待着那未來的無憂無慮的年月。

街景是樸素的，店舖陳舊得可以。在晌午時分，熱風吹拂着路旁的峇加里樹，落葉片片；汽車大多是停放着的，都像垂死的老牛。工人車從園坵奔回來了，鋤頭相碰的聲音和說話聲雜在一起，這才劃破了周遭的寂靜。待到太陽下山，天氣轉涼，街上才出現了許多人影。

入夜的山城尤其靜得可怕。那間半露天式的影院並沒有多大魔力，不過仍是一夜二場。到新村走走，每一幢屋子都隱藏着經歷風霜的，滿是皺紋的臉孔，因此看不到任何嘻嘻哈哈的場合；只是那偶爾傳來的吠聲和連續不斷的蟲叫使人有荒涼的感覺。

當曉霧還籠罩着大地的時候，腳踏車聲和膠桶聲簡直擾人清夢。雖說寒意叫人不好受，但生活英雄是不會貪戀睡鄉的。待到太陽升起，他們已在山地流着汗了。

.....

我愛這名不見經傳的山城！

六一年三月

## 夜書之四

想不到日裏的悶熱竟一直延續到晚上，逼得我放下書本，走到草場去散散心。月光太皎潔了，以致使到許多閃爍的星兒隱沒了身子；雲朵格外顯得標緻，容易叫人想起天外的仙人境域。當我把視線投向四周圍時，一幅南國夜色的圖畫便呈現眼前；遠處的椰樹是峭楞楞的，幾座高腳樓還亮着燈光。……

如果我是雅士墨客，大概又會構思一首屬於咏嘆之類的詞章；但是，我沒有這種才華，更缺乏這種興緻。此刻，縈繞在我腦海裏的是你的母親的眼淚和哭訴——她今天來過我家，樣子是比較蒼老了。起先，她跟我母親談一些家務，並還回憶廿多年前的往事。呷了幾口茶後，她們的話鋒便轉到孩子們的身上去：一提到你，你母親便沉着臉，像是遭遇了什麼災難。

「阿福仔怎麼啦？」我突然開口了。

「他呀，連家都不要了！……」

聽着你母親的講述，我心裏也有幾分納悶，因為她的眼眶充滿淚水，而且聲音還帶着使人難過的悽愴。母愛的偉大，自古以來已有昭彰的記載；愛是情感的最高表現，因此有時母親爲了愛子女而流露瘋狂，一如我們貪戀人間而痛惜生命。

你曾經做過絕大的錯事嗎？似乎沒有。不過，悲劇的產生往往是由於思想上的不合或是愛的作祟。你雖然只有受過初等的教育，但靠自修和不恥下問，你的腦子也變得較精靈了，因此，我相信你是知道母親的隱衷的。

然而，我又感到悲哀，而這悲哀該遠溯到很遠的年代。譬如說一個母親爲了愛兒子而不讓兒子到外地謀發展，以致使兒子歟在一地，渡那如一泓死水的歲月——這是往古社會遺留下來的毒瘤，在現世紀的轟轟烈烈的社會是該被連根剷除的。不幸你母親也染有如此的「病菌」，遂造成你厭恨家庭的原因。

根據你母親的談話，知道你的個性很是倔強。小學畢業後的初年——那就是我們相別的第一次——你爲了減輕父母親的負擔，便遠離了學校生活，投身到棕油園去。小小年紀，你已備嘗了辛酸：晨露，炎陽，山蜞和黑蛇等，都會給你帶來疾病或恐懼。幾年後，你長大了，正像一棵年青而粗壯的樹；你的體力，足可應付一切繁重的工作。

母親的愛護是無微不至的，你可也非常孝敬母親。大概是因爲這樣，所以你日後的轉變很令母親傷心。原來你對山地的工作生厭了，很想到外地去學點技工或另圖他業，以便爲未來的生計定下一個基礎。當然，你的理想是值得重視的，何況年青的一代都有勃勃的雄心。於是，你向母親提出了意見——你嚮往着一個新的天地，希望自己是一隻在空中翱翔的雲雀，能夠舉目看見大地上的山川蒿木。不料母親竟像一個中了邪術的病患者，目瞪口呆的說不出話來。在她的心目中：兒子是自己撫育長大的，耗盡了幾許心血；不管生活辛苦還是安樂，都應該留在家裏。追根究底，她是怕你在外頭經不起失敗的考驗和遭遇到不幸，因此，她情願讓你做一輩子的山工。

你父親是在二年前逝世的，倘若他還健在人間，相信你母親不會這麼固執。不過，你已經打定了主意，不管母

親的阻止——這是相當殘酷的一件事，你的勇氣是夠大的。果然，過了一個月，你找到了一份艱險的工作，於是就和數位年青的友伴踏上征程，從此開始了生命的另一階段。

你不會回來過，彷彿忘了家似的。

母親的身子越變得瘦削了。

我明白你這樣做是要母親收回對兒子的懸念，其實，這只能增加母親的愁苦。我相信你的心裏也擺脫不了對母親的緬懷；她年近六十，體質孱弱，因此極需要心靈上的慰藉。

一個是激進的小伙子，一個是多愁善感的老娘，加上主觀的成見，自然容易產生無謂的糾紛。畢竟母愛是隱藏着一百巴仙的純真，且能使萬千黃金失色的，因此，你該回家一次，讓笑容重掛在母親的臉上。

我想，只要你在空閒時寄來一些音訊，或在方便時歸來歡聚，這樣，你母親便會逐漸改變那原本的心意——希望她再次來我家時帶着愉快，也帶着對兒子的頌讚。

月亮已被一朵黑雲遮住了，風兒吹起來啦，看樣子，一場大雨將要到來。我踏上校門前的石階，心中在默唸：

當太陽從東方升起，你就要把窗戶打開——忘了昨夜的惡夢吧，讓那顆受創的心重新得到愛的填補。

六一年三月

## 夜書之五

運動場上一別，匆匆又是八個月了。

我覺得交朋友是一件很容易的事，除非自己一味孤高；不過，要交到好朋友可就難了。在形形色色的社會裏，我們需要靠愛的力量來圖求生存；那就是說，世間的友善氣氛是應該永遠存在的。朋友之間的感情，雖不能使地球上的糾紛趨於平息，但雙方的幫助，諒解和尊重可以為生命史添上有意義的，光輝的一頁，一如管仲和鮑叔牙的交情。「海內存知己，天涯若比鄰」，這是古人的名句，可見好朋友是如何地在我們的心裏起一種親密的感覺；只要能結識一二位徹底瞭解自己的相好，那也是一種福氣。

我一向不喜歡對人說自己虛渡了幾個春天——許多人都以為這是謙虛的話，其實是帶着自卑感和傷感。雖然一切的努力和嘗試都歸於失敗，但却賺得了隱藏着的經驗和經過磨鍊的意志，因此，往日的記載不會是空白的，除非你一直像冬眠的動物——吃飽了就睡覺，無所事事。所以，在我心底常有一股不過份的自豪，用來鼓勵自己向上；除此而外，我還喜歡認識一些和自己合得來的年輕朋友，不致使生活顯得寂寞無聊。春天去了，我只恨它溜得太快；另一個春天來了，我又充滿自信地展開新的工作和計劃。同時，在朋友的規勸和安慰下，我幾次抑制了那將要衝出喉嚨的哀歌。

我們相識了，於是我又獲得了一個新的朋友。那天，我在運動場上看同學們爭奪錦標，而你也適來參加熱鬧，經過介紹，我們遂握手言笑。可是，來去匆匆，我們都懷

着悵惘的心情告別了。

幾天之後，展讀你的來信，始知你也是個愛好文藝的青年；你的學費，泰半是靠寫稿來維持的，這點很使我欽佩。我自己一向很喜歡爬方格子，渴望摸得一點文學門徑，因此常與嗜好相同的友人切磋。現實是醜惡的，暴露它，揭發它，那便是文藝工作者的基本責任——我們抱着同樣的觀點，於是很快的就互相知道對方的志願和憧憬，猶如音樂演奏家碰上了知音那麼喜悅。

我們的友誼之花定能永遠燃着。

書信是維繫情感的工具，沒有了它，我們的相識可能會在日月的消逝中隱沒。爲了等你的來信，連郵差也成了我喜歡的人物；好在你有無限的熱情，這才不致使我的等待落空。今夜，我又在燈下反覆地讀着你最近寄來的一封信；起先，我爲你的苦悶而沉甸着心，後來我又爲你的堅強而高興了。

你這樣說：「我也是一個多愁善感的孩子。我不滿現實，但又沒有勇氣向現實反抗，便不得不苟活在醜惡的現實裏；於是便造成了我那種孤僻的性格。」原來你會一度顯得消極、頹廢。在「家」裏的高覺新就是這麼一個逆來順受的可憐兒，到頭來仍是悲劇的主角，而你竟也有此種忍受痛苦的本領，說來是太使我驚奇了。本來，改造醜惡的現實原不是個人的力量可以做到的，然而，只要埋首苦幹，勝利終會屬於你的。

畢竟你是個受過中等教育的人，經過檢討之後，你的思想突變了：「我以爲一個人既已經來到這世間，就應該快樂地生活，因爲悲傷並不能改善我們的環境。我們窮麼？世界上還有許多比我們更窮苦的人；況且上帝製造人類

也並不是要他們來人間享樂。我們應該征服困難，好像浮士德征服海一樣。」這才是一個時代青年所應該說的話。

你將要踏入社會大門了。社會是萬花筒，銅臭的氣味尤其重；而你却是一個所謂「赤手空拳」的讀書人，要闖得順利可不容易。到那時，你可就要記得自己所說過的話。一位詩人曾這樣寫道：「人生是一首長長的詩，我們要用血淚來充實它的篇幅」；趁年青的時候，我們為平淡的生命之歌譜上一些跳躍和有力的音符吧！

同事們吵着要睡覺了。

我放下筆，對着你——那張壓在玻璃片下的照片——微笑。



六一年三月末修

## 夜書之六

從今年初開始，你正式成爲一個教師了。

在你的心目中，畢業簡直是一個絕大的喜訊，因爲你的家境一向窮困，繼續求學已不可能，倒不如決定終身職業好。從此，你可以把精神放在孩子們的身上；「十年樹木，百年樹人」，教育這行是艱辛而有意義的。

工作原是爲了生活，因此人類始終忙着勞苦奔波；如果在生的過程中抱着服務人群的宗旨，那便是生命的本身價值。你拋棄了遠大的理想，投身到粉筆灰裏謀生，這中間帶有少許的悲哀；可是你一想到春風化雨的生涯能間接地爲祖國出一點棉力，心中便豁然開朗了——你有新的憧憬。從小在膠園中長大的你，一顆心早已熱愛着祖國；如今既然爲祖國培育下一代，心裏怎麼不高興呢？

你的預言果真實現了：被派到一個小鄉村裡。那裏的食水是土黃色的，沒有電燈，也沒有娛樂場所；夜晚一到，蚊蟲更是使人煩惱。好在你從前在山城住慣了，因此沒有一句怨言——其實到鄉村去也是一件無可厚非的事。不幸因爲你年紀輕，個子又矮小，所以遭遇到數位老師的歧視：他們都不信任你，甚至還加以冷嘲、熱諷。倔強而容忍的你，始終是沉默着，在教學上又竭盡所能；希望你這種苦幹的精神能改變他人對你的態度。

你提到課餘，我願意附和一些意見。

說真的，工作的忙碌幾乎使我忘記了時間的消逝：依着鐘聲的召喚而從教室門口出出進進，屈指算來已有四個年頭了；略一定神，我才知道自己渡過了不少快樂的日子

，也經歷了不少煩惱的時光，只是不會對粉筆生涯感到厭惡，原因是我深深瞭解「生活並不是享受，而是辛苦的工作」這句話的意義。不過，由於「敬業」的觀念在作祟，我時常為「教難後知困」而戚戚於懷。如今，我自覺得在教學及管理方面已較前進步，許多使我不安的難題也迎刃而解了——原來我充份利用課餘的時間來拯救自己的愚昧。

這是一個無可否認的事實：很多教師以為「課餘」是休息的時間，因此常用來尋求物質上或精神上的享受——這一種思想，無非是將工作當作「死物」，沒有進度，更談不到多采多姿。須知人類從茹毛飲血時代進展至文明的今日，其間的努力無時無刻不與時間競走，所以我們對一分一秒的消失當更痛惜。

知道了「標新立異」是現社會的必然趨勢，從而便可推想到教育是隨着環境而變遷的。作為一個「人類靈魂的總工程師」，萬不該陶然自足於現有的知識水平；換一句話說，就是要繼續進修。梁啟超曾謂：「學問之功，貴乎循序漸進，經久不輟」，正說明求學之道。然而，教師忙着應付學生的作業，怎麼有餘暇來為自己學習？那就得在課餘這方打算：澄清過去對課餘的「純休息」的觀念，積極向知識寶庫動用鑰匙。在上課的時間內，教師不免為一些問題而感到疑惑，但課餘却是教師解決難題的寶貴時光——這樣日積月累，知識的擴充可以想見。

再有一點：趁課餘以洞悉學生的心理變化，以輔佐管教的效能。根據新教育理論，咸認為改正學生的缺點須先找出「根本原因」；欲找出「根本原因」，便得與學生親近。「家庭訪問」當然是最上乘的辦法，但在課與課之間

的餘暇最好將之利用：擯棄嚴肅的態度，和藹地與學生面談；一連串的詢問，能夠測出教學成績或其他；一有重要發現，就該加以研究。所以，課餘是教師瞭解學生的好機會。

我一直在改造我自己，也可以說不斷地在利用課餘；但課餘好似「明日」，它的來源是無止境的，因此，即使我是一個完美的教師，我也還要為一個更理想的境界而努力——絕不花費課餘，不然我就忽視課餘的意義了。

把握課餘，就是把握時間。

假期又將過去了。這些日子來，相信你是在忙着搜集教學材料。如有空，不妨到這裏的學校來參觀參觀。



六一年三月

# 後記

## (一)

六十年代初，我曾出版過兩本散文集；那個時候，也正是馬華文藝界較為蓬勃的時期，因此才有那種機會。此後的幾年，我寫得更勤快；那份狂熱，那股傻勁，倒是很值得回味的。

到七十年代初，就少有文藝作品發表了；一些拉雜的編章，都用其他的筆名刊出去。好幾個文藝界的朋友，以爲我做了「文藝逃兵」；有時我細心想想，也不免如此自嘲一番。不爲什麼，只因近年來身子欠佳，俗務又多，只好違背自己的心意了；早些時訂好的寫作計劃，幾乎都成了空談。唯一可告慰的，就是不會全然停筆；偶而寫些雜感或小說之類，算是延續了寫作的興趣。

目前馬華文藝界有復甦的趨勢，令人鼓舞；作爲一名文藝工作者，我不能沒有興奮的感受。真希望自己也能排除精神上的羈絆，重新振作起來。

## (二)

收集在這本書裡的，都是六十年代的作品；我特意多選短文，目的在於增加篇數。

每篇都會在報上發表過，分別在「燈下散筆」、「生活點滴」、「呢喃集」及「窗吟集」等總題下出現。其中第一輯作品是在六十年代末期寫就的；由於時間的差隔，

筆觸顯然和第二、三輯作品稍有不同。

我只能夠做到抒發個人的心思，同時極力使作品達致「言之有物」的準則；自然我對一些事物的看法還很膚淺，但流露在字裡行間的感情却是率真的。

用「奔流」作書名，用意在於激勵自己——就此而已；雖然書中有一篇「奔」，和它却扯不上關係。我願繼續寫作，期待更美好的成果；就像不見的奔流一樣，尋求浩瀚的海洋。

### (三)

感謝人和文化出版社給本書一個出版的機會。

自費出版作品專集其實是馬華文藝界的悲哀，而且也不是每一個寫作者都有能力做到。這一回，通過人和文化出版社的創舉，相信馬華文藝會加速步伐，向前邁進。

我還懷念曾經主編「星雲」的林健安先生。過去他對拙作的「偏愛」，增進我對寫作的信心——這已經夠了。對我，他就好像杏影先生對其他青年寫作者一樣；雖然未曾謀面，但我可以領略到他扶持後進的熱誠。

同時也感激愛護我、關心我的文友們！

(一九七五年十二月中)



出版： 人和文化出版社  
**Salam Publishers**  
22, Jln. Mawar, Setapak, K.L.

承印： 人和印務有限公司  
**Salam Press Sdn. Bhd.**  
22 & 28, Jalan Mawar, Setapak,  
Kuala Lumpur. 14-11

定價： \$1-80 （一九七六年六月）